

著名劇戲界世

按

著里秋
譯



行印局書明啟

前 言

今年該是話劇年了把。

好些人都是這麼說，想來也並不是憑空武斷的。從去年年底以來，話劇運動開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戲劇工作新的集團一天多似一天，尤其因為賽金花、雷雨等，搬上了上海著名的幾家大戲院的舞臺，於是這一運動在市民羣衆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無疑的，話劇運動在今年還要更廣泛的發展下去。這是有着客觀的社會底因素的。第一，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刻化，國防文學運動必需利用戲劇這一武器來發揮宣傳，鼓動，與組織的作用，而收得最直接的效果；第二，話劇的重要性，已經不僅爲少數愛好文藝者所理解，現在連官廳與教育機關也在設法利用戲劇了；第三，近年劇作家的努力，有了很大收獲作品的水準也相當提高了，當然這是跟國產電影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的。

啓明書局爲着適應社會的需要，在這一戲劇運動中也想來湊湊熱鬧，於是乎就決定刊印一



錢公俠
謝炳文

套世界戲劇名著，並且委託我們主編。發刊的動機，原是很簡單的。

現在，我們已經印就的，有高爾基的深淵，戈果理的巡按，霍普特曼的沉鐘，易卜生的挪拉，羅曼的愛與死之角逐，奧斯托拉斯基的雷雨，奧尼爾的月明之夜，斯特林堡的父親，蕭伯納的人與超人，高爾斯華綏的爭鬪，王爾德的沙樂美及少奶奶的扇子。以後還打算絡繹增加，因此，現在不能確定多少種數。

我們相信這些劇本，都是世界早有定評的最優秀的巨著。其中有些已經有過中譯本，有的是沒有過的。但我們一律都加以細心的校閱，譯者也都是竭盡了心力幹的。這兩點我們覺得可以聊為自慰。祇是在印刷與裝釘方面，我們感到很大的缺憾；然而這是為着經濟的限制，而且為求普及化與大衆化，暫時也還無可奈何的。

最後，對於這一集叢書的發刊，我們不想有什麼奢望，但願它在目前的戲劇運動中，能够作為一種他山之石，供給戲劇工作者當作小小的參考，那就心滿意足了。

小引

俄國文學由普希金奠定了基礎，在上面發揚光大開花結果的是戈哥里（Nikolai vasselvitch Gogol）。戈氏慣以寫實的手段描寫俄國人各方面的實生活，所以被稱為俄國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之鼻祖。自從他出世之後，俄國文學發現了牠的黃金時代，許多文學上的不朽名作都是這個時代產生的，因此有戈哥里時代（Age of Gogol）之稱。

戈哥里的創作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的作品以描寫小俄羅斯生活見勝，代表作有古風的地主，結婚等。第二期的作品以描寫聖彼得堡中產階級的生活見勝，代表作有勒華底大路，外套等。第三期的作品以描寫地方官吏與地主生活見勝，代表作即本書巡按及名重一時的死靈魂。

巡按一劇的主題是暴露俄羅斯的地方官吏的荒淫無恥，其肆無忌憚的態度使當時的一般官吏大驚失色，所以該劇在帝俄時代是禁止演出的。雖然說劇本裏所描繪的是俄羅斯的官場情形，可是在中國，在現在的中國，這種怪現狀也不能說絕對沒有，所以該劇的譯出除了便利國人對於俄國文學的鑒賞與研究外，在「世道人心」方面，不無裨益。

戈哥里晚年頗陷於神祕的傾向，精神上發生異狀，幻想惱神，遂以去世。戈氏生於一八〇九年，卒於一八五二年。

譯者。廿六，二五。

劇中人物

安唐	市長	拉斯達考夫斯基	地方紳士
安娜	市長妻	克洛勃金	地方紳士
馬利亞	市長女	盧路可夫	克妻
路加	視學員	斯特潘	公安局長
視學員妻		阿勃杜鄰	商人
阿莫斯	審判官	斯維司都諾夫	警察
阿忒米	醫院院長	普各維欽	警察
希泊金	郵務局長	杜齊莫達	警察
陶勃欽斯基	鄰鄉地主	排長妻	
鮑勃欽斯基	鄰鄉地主	米什喀	
赫列斯達訶夫	公務小吏	僕人	
歐西泊	其僕	店夥	
何百納	醫生	男女來賓	
		衆商人	
		衆工人	
		衆請願人	

第一幕

佈景 市長公館裏的一間房間

登場人物 市長，醫院院長，視學員，審判官，公安局長，醫生，警察二人。

市長 諸位，我今天請你們來，是要報告給你們一件很不愉快的消息：有一位欽差大臣要到我們這裏來了。

阿莫斯 一位欽差大臣？

阿忒米 一位欽差大臣？

市長 從聖彼得堡來的欽差大臣，私行察訪，還奉有某種秘密的使命。

阿莫斯 那真是出人意料的事！

阿忒米 我們的麻煩，好像還不夠呢！

購加 天呀！還奉有秘密的使命！

市長 我早得了一種預兆：昨天晚上作了一晚的惡夢，看見兩個很奇怪的老鼠，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

這樣黑的，異乎尋常之大到處嗅了一轉——就走

了。現在我讀一封信給你們聽，是樞密署夫爵寫的，這個人阿忒米，你認得的，他這樣寫：『市長大人，吾兄鈞鑒』（低聲念誦，急忙地）

……『應奉告者』在這裏了，『某大員，奉旨來省察訪，對於本區，地舉一手指』該員雖微服巡訪……弟處消息係

從可靠方面得來。素知吾兄隨波逐流，行為難免有越軌之處。誠以足下敏慧過人，苟能有所得者，決不肯不加染指也……」（暫停）唔，好在我們都是自己人……『敢請先事戒備，因該員現雖未至，或

匿居何處，唯隨時即當抵境也……昨者弟……』以下談的是家事。『家姐安娜偕其夫來，舍小住。姐

丈身體魁梧，性喜操琴……』諸如此類的事情。現在情形是如此。

阿莫斯 是呀，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來總有原故。

購加 爲的是什麼原故，安唐，你有何見解？欽差大臣

到我們這裏來作什麼？

市長 作什麼？這是咎由應得！（嘆氣）感謝上帝，他們先到別的市鎮裏去了；現在快要輪到我們了。

阿莫斯 我想，安唐一定有一種祕密的政治的緣由。我來告訴你：俄羅斯……是的……要對外的戰事了，政府裏，你知道，派一位大員出來偵查這裏有沒有叛亂。

市長 呸，白扯談！你也算是聰明人呢！一個小小的縣城也會有叛亂！這裏又不是前線啊！從這裏那怕跑三年也到不了什麼外國呀。

阿莫斯 不是，你聽我說，你誤會了……你真是……聖彼得堡有他們的策略的啊。即使是遠，他們也得到處去，裝了樣子啊。

市長 裝樣子不裝樣子，且不管，先警告你們，諸位——各人得當點兒心，我的分內已經有準備了，我勸你們也得安排一下子。阿忒米，您尤其要當心！這位大員到來，一定先要來察看各慈善機關——這是你的責任，所以應當分外當心。病人的睡帽要洗乾淨，病人也不要同平常一樣，看去像掃煙囪的人。

阿忒米 唔！那到不要緊。乾淨的睡帽總辦得到。

市長 好。並且每一個病牀上，要用臘丁文或其他文字寫上……這事由你決定，何百納——每個人的病名，某月某日進院……是討厭的就是你那裏的病人抽那種性味太烈的煙，人一進那屋裏，就要噴嚏。最好是吸煙的人能減少些，否則他就要懷疑到辦理不善，或是醫生玩忽業務。

阿忒米 哦，關於醫道，是同何百納早已有所決定，凡事愈聽其自然愈好——我們不用貴的藥方。病人都是一般平民死的總是要死的，活的總是不會死的。再說要何百納去同他們打交待，那也是困難的事，他一句俄國話也不懂的呀。

何百納 （發出一種介乎 e a 之間的聲音）

市長 您，阿莫斯，我也勸告，還是把法院好好地照顧一下。您那兒的院子是訴訟人們常要進去的，那些法警養了許多鵝，還有許多的小鵝，常在人們的腳下穿去穿來。飼養家禽，本是一種有利的副業，爲什麼法警們單不能養呢？不是，你知道，在公共機關裏

喂養，太不成體統……我老早就想告訴你，不知怎麼老是忘記了。

阿莫斯 那我今天就把牠們一起都殺來吃掉。您老願意不願意來便飯？

市長 此外還有不好的事，就是你把各種骯裏骯髒的東西，全都在庭上掛起來晾晒，還有在那安放卷宗的櫃子上，掛了一個打獵用的長鞭。我知道你愛打獵，然而最好暫時把牠拿下，等到那欽差走了之後，你還可以把牠再掛起來的。還有你那位陪審官……他盡職當然是很盡職，不過他身上那股氣味，老好像剛從釀酒廠裏出來似的——這也不成話。我老早就想說了，可是常有旁的事使我忘記了，真不知是什麼緣故。總是忘記性大。即使如他自己所說，這氣味是天生有的，也得想個補救的辦法，可以勸他食葱啊，大蒜啊，或是別的東西。何百納可以幫他弄一點兒藥。

何百納 （發出與前同樣聽不清楚的聲音。）

阿莫斯 不能，這事無法可想。他說他小時候兒他的

保姆把他丟了。從此以後，他身上便稍為有一點兒酒氣味了。

市長 哦，我也不過是提醒一聲而已。至于衙門裏辦事程式以及樞密霍夫信中所說的越軌之處，我不能有何話說；並且真的，還有什麼可說？人誰無過？這是上帝自己安排的，福爾太的信徒們儘管辯駁，也是無用。

阿莫斯 安唐，你所謂越軌行為是什麼意思？越軌行為，不能一概而論。我可以向人公開，我收受賄賂，但是什麼賄賂呢？不過是名種獵犬之類而已。這就應當別論了。

市長 噯呀，獵犬或是什麼，總是一樣的受賄呀。

阿莫斯 啊，不是安唐。假如說受了一件價值五百盧布的皮大衣或是圍巾給他的太太……

市長 唔，像你收受人家的獵犬，不算受賄，算是甚麼呢？你不信上帝，總不做禮拜；而我，無論如何，信仰還堅，每禮拜總上教堂去。可是你……哦，我知道你：你假使要講關於創造天地的事，簡直要使我毛骨悚

然的。

阿莫斯，但是我自有我的見解。

市長 哎，有時候思慮過多反不如毫無思慮的好，至于那地方審判廳——老實說，那邊是不會有人向裏面去探視的。這種討厭的地方，天老爺會特別看顧的。可是您，路加，身為視學員，就非對各位教師特別注意不可。他們當然都是有學問的人，在各種大學校裏受過高等教育；可是總難免有許多古怪毛病：天然的與他們的職業不可分離。比方說，其中有一位，那位臉蛋兒胖胖的……記不起他的姓名來了。每上講堂總得這樣的作一種醜態……（作醜態）好像非如此不可的，一上堂之後就用手從領帶下去摸他的鬚鬚。假使他對於學生作這種怪狀，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也許正需要如此，也說不定；可是試想，假使他對於參觀人，也那麼樣做，那就不成話啦；那位欽差，或是別人，也許要想對他有什麼意思，這事就不堪設想啦。

路加 這，這叫我有什麼辦法？我已經三番兩次的對他

說過了。沒有幾天以前有一位校董上講堂參觀去，他又作了那種樣子，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那樣的難看的。在他還算是好意呢，我卻受訓斥了；說是把危險思想灌入青年人的腦中去。

市長 還有那位歷史教員，我也應該預先關照你。他很有學問，那可以看得出來，知識也豐富。但是他講書的時候，熱心太過，簡直有點兒忘形了。我聽過他一次講課。他講亞述和巴比崙的歷史——講得不壞。可是一到講亞力山大帝的時候兒啊，我簡直形容不出來了。我當是那兒起了火啦，我真的這樣想。他從講台上跳下來，拿起一把椅子用盡氣力往地板上一擲。自然呢，亞力山大帝是一位英雄，可是也用不着擲椅子啊？這是毀損公家的財產吶。

路加 是的，他這個人太興奮，我也對他講過好幾次……他說：『隨便你怎麼說，可是為討論學問起見，犧牲性命也所甘心的。』

市長 唔，這真是天生眼睛聰敏人偏偏不是酒鬼便是怪物。

路加 即使是我的冤家，我也不叫他在教育局裏辦事！互相猜忌，互相排擠，還要各人自作聰明。

市長 旁的還沒有什麼——就只是微服暗訪這件事難辦哪！突然一個人跑進來：『啊哈！朋友，你們都在這裏呀。那一位是審判官？』他說——『阿莫斯』

——叫他到這兒來，那一位是醫院的院長？——『阿忒米』——『叫他到這兒來』那才掃興吶！

(郵務局長上場)

郵務局長 諸位，說啊，什麼事，什麼官要來了？

市長 啊，你還沒有知道麼？

郵務局長 我已經聽見鮑勃欽斯基說過了。他方才

到我郵政局裏來過。

市長 唉，你有何見教？

郵務局長 我嗎？要和土耳其人打仗啦。

阿莫斯 我也是這樣說啊！真是不謀而合。

市長 你們倆人完全不知道！

郵務局長 真的，是和土耳其人打仗，都是那些壞坯子法國人。

市長 和土耳其人打仗！倒霉的是我們，不是什麼土耳其人，這是千真萬確的——我這裏有一封信。

郵務局長 這樣說起來，不是和土耳其人打仗。

市長 唉，希伯金，你有何高見？

郵務局長 我有什麼關係？您怎麼樣，安唐？

市長 我麼？我怕是不怕——不過有一點兒……

我恐怕那些商界和百姓對我過不去。他們都說我搜刮民脂民膏，實在呢，上帝在上，我若是有所收取，也是全無惡意的。我在猜想（手握郵務局長之臂，拉他到一旁）不知道有沒有人秘密控告我。否則爲什麼要派欽差上我們這裏來呢？喂，希伯金，你不可爲我們大家的利益，把經過你那郵政局的往來信件，全部都拆開來看看，看有沒有什麼稟帖或是呈控的訴狀。若是沒有就把他再封起來，或者簡直就露封遞送也沒有什麼關係。

郵務局長 我知道！我知道……這你不用教我，我早做過了，那倒不是因爲先事預防，實在是因爲心有所好。我最愛探聽世上的各種新聞的。我告訴你吧，

有好多可以看，拆人家的信看，真是夠味兒的事——各色各樣的事，各種不同的描寫……而且還能增進智識……比看莫斯科新聞還要好。

市長 哎，那末告訴我，你有沒有看到關於聖彼得堡派什麼官員到我們這兒來的事？

郵務局長 沒有，關於聖彼得堡來的沒有，可是關於薩拉托夫和考斯脫洛麥的卻有不少。可惜你沒有看過那些信，有幾封寫得很妙。比方說前幾天有一位陸軍中尉寫給他的朋友一封信，描寫那跳舞會寫得真有趣……實在實在好……『至友天堂似的生活啊，妙齡的佳人，醉人的音樂，燦爛的裝束……』寫得淋漓盡致，我特意把這封信留着，你若願意，我可以讀一遍給你聽。

市長 哎，現在不是管這玩意兒的時候。好吧，希泊金，幫幫忙，若是有什麼控訴或是密告從你手裏經過，你就毫不遲疑地把牠扣下。

郵務局長 那容易。

阿莫斯 你也得小心一點兒，這幾天你就要因此受

累無窮呢。

郵務局長 啊，那糟糕！

市長 不要緊，不要緊，若是你公然使用這個辦法，那當然不同，不過這是秘密行事的啊。

阿莫斯 是的，這樣事情就可以消滅于無形！我對你說吧，安唐，我此來是要送你一件禮物——一條小狗，就是你知道的那條獵狗的同胞姊妹。你總知道契泊脫維起和瓦霍文斯基在打官司吧，我正是漁翁得利。我可以在他們兩人的土地上去打野兔了。

市長 哎，現在我管不了什麼家兔野兔，我給那該死的微行暗訪的傢伙攪昏了。儘等著門兒一開——他就進來。

（鮑勃欽斯基與陶勃欽斯基氣喘吁吁地入場。）

鮑 大事不好了！

陶 驚人的消息！

衆人 什麼？什麼事？

陶 意料之外的事：我們到旅館裏去……

鮑 (搶說) 我同老陶上旅館去……

陶 (搶說) 哎，讓我來講，老鮑，我來講。

鮑 哎，不讓我……讓我……讓我……你一辈子也

講不清楚的……

陶 你要纏夾的，要忘記的。

鮑 不會，我發誓，不會的。不要纏，讓我講。不要纏！諸位，

請你們叫陶勃欽斯基不要纏。

市長 做做好事，快說吧，老兄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心快要從口裏跳出來了，請坐吧，諸位！拿一把

椅子坐下，鮑先生，這裏有一把椅子坐下。(衆人圍

着陶鮑二位坐下) 好說啊，到底什麼事？

鮑 讓我講，我要從頭講起。自從我看見你們爲了接

到了那封信而發愁的時候，我就走了——是的，我

跑到……哎，老陶，對不起，不要搶進來說吧！我完全

都知道——哦，你們知道，我跑到克洛勃金家裏，克

洛勃金沒有在家，我又轉到拉斯達考夫斯基家裏，

拉斯達考夫斯基也不在家，我再上希泊金那兒去，

把你所得的消息告訴他，從他那兒去來就遇見了

老陶……

陶 (搶說) 在那個賣饅頭的小房子相近。

鮑 (揮手表示叫他不要說) 在那個賣饅頭的小

房子相近。是的，我碰見了老陶之後，我就對他說：

『你有沒有知道安唐由可靠方面所得來的消

息？』他已經從你那個管家婆子阿夫多加那裏聽

到了，阿夫多加不知道爲了甚麼事是上菲利普那

裏去了。

陶 (搶說) 爲了去拿一只喝法國酒的小壺子。

鮑 (揮手) 爲了去拿一只喝法國酒的小杯子，于

是我們兩個人，老陶和我就上菲利普那裏去……

對不起，老陶……哎……不要夾進來說，請你不要

夾進來說……我們上菲利普那裏去，可是半路上

老陶說：『我們到旅館裏去吧。』他說：『我的肚子

有點餓呢……我從早晨到現在還沒有吃過東西

呢，真有點兒飢腸轆轆……』果然，老陶的肚子裏

噉哩咕嚕的……他說：『他們新運到許多鮮鮭魚，

我們去吃飯吧。」我們一踏進這個旅館，就有一個年青的人……

陶（夾說）外表不錯，沒有穿官員的服裝……

鮑外表不錯，沒有穿官員的服裝，在屋子裏這樣的

走來走去，面上現着一副沉着的神氣……相貌……

……舉止這裏（以手按額）有很多的這個……這

個……我彷彿有一種預感，就對老陶說：「這事只

怕有點兒不對。」對了，老陶也已經招呼那個老陶

……那個叫佛拉斯的，旅館老闆。他的妻子三個禮

拜前生了一個孩子，同他父親一樣伶俐，將來一定

也是個開旅館的。叫佛拉斯過來，老陶就偷偷的問

他：「這個年青的人是誰？」佛拉斯回答說：「這……

……」他說……：「哎，不要纏夾啦，老陶，對不起，不要

纏夾啦，你講不清楚的，你真講不清楚的，你說話有

點兒刁的，我知道你有一個牙齒使你說話刁嘴的

……他說：「這青年的人麼，是一個官，是從聖彼得

堡來的，他的姓名。」他說：「是叫嚇利斯達可夫，他

是上薩拉托夫省去，並且。」他說：「這個人有點兒

古怪：他已經來了兩個禮拜了，還不動身走，所有的用項，一概記賬，一個大也不給。」他說到這裏啊，我就明白了，我就對老陶說：「啊！」

陶不是，老鮑，那個「啊！」是我說的。

鮑哦，你先說，後來我也說了。「啊！」我們兩個人，老

陶和我一齊喊起來說，「他要上薩拉托夫去，那末

老住在這兒幹什麼啊？」——一定是啦。他就是那

位大員——欽差大臣。

市長（大驚）老天爺，你說什麼？不會是的！

陶一定是的！他分文不付而又不動身走。那不是他

是誰呢？並且他的行程是要上薩拉托夫省去的。

鮑是的，我敢担保是他。那樣的留心，什麼都要看看。

他看見我同老陶在吃鮮鮭魚——都是因為老陶

餓了——他看看我們的碟子，真把我嚇了一大跳。

市長上帝，可憐我們這班罪人！他住在幾號房間？

陶樓梯下面第五號房間。

鮑就是去年有人在那兒打過架的那個房間。

市長他早就在那兒了麼？

市長 上大街去……不回來去拿……他們都上那兒去了？難道只有你一個人回來？我不是叫泊洛霍 洛夫也來的嗎？他上那兒去了？

警察 泊洛霍 洛夫在局裏，這個人不能派用場。

市長 爲什麼？

警察 因爲他今天早晨喝得死人似的，給人家搬回來，澆了兩桶冷水在他身上，到現在還沒有醒過來。

市長 （雙手捧頭）該死！趕快上大街去，不——先到房裏去，把我的刀和新帽子拿來。現在，老陶，我們去！

鮑 我也去，我也去……安唐，讓我也去吧！

市長 不行，不行，老鮑，你不能去，那太不成樣，並且這車子也容不下你呀！

鮑 不要緊，不要緊，我自自有辦法，我在車子後面跟着就是了。我只要在門縫兒內瞧瞧他的舉動……

市長 （接刀向警察）趕快去找十個人，叫他們每一個人拿……哎呀，刀上已經有鏽紋了！這個該死的鐵匠——明知道市長老爺的刀舊了，還不送一

把新的來，嚶。這傢伙真可惡！那些混蛋，一定在那裏預備訴狀，叫他們每人拿一條街……見鬼，拿一條街……拿一把掃帚，把到旅館去的那條街道打掃乾淨……聽見沒有？你得當一點兒心！我知道你，你和一般老百姓，狼狽爲姦，把銀匙子偷着藏在靴子內——你當心點，我的眼睛很尖的啊……你同蔡尼耶夫那個商人，搗甚麼鬼呀——啊！他還送你兩碼布做製服，你就把他一整疋都拿了，你留神吧！你還不够身份呢。去吧！

（公安局長入場）

市長 阿斯特潘好好地對我說；你上那兒去了？太不成話啦。

局長 我剛才就在大門口。

市長 好，斯特潘，你聽着聖彼得堡的官員到啦，你怎麼辦？

局長 我也就是照你的命令那麼辦，我叫普谷維欽同十個人去打掃街道啦。

市長 那末札齊莫達呢？

局長 他上火警瞭望台去了！

市長 泊洛霍洛夫喝醉了嗎？

局長 是的，市長。

市長 你怎麼讓他這樣子的；

局長 我也不知道呀。昨天城外有人打架——我叫

他去彈壓，回來就醉了。

市長 好啦，好啦，你去辦這件事吧：叫普谷維欽……

他的身體魁梧，叫他在橋上站崗，以壯觀瞻。把鞋匠附近的舊籬笆拆了，豎一個標竿在那裏，標竿頭上縛一些草，彷彿是正在建築新路的樣子。城市裏破壞工作愈多，愈顯得建設工作緊張。除了籬笆之外，還有四十車垃圾倒在那兒。這個城市實在太壞！只要在那裏豎上一塊碑或是圍上一個籬笆——大家就把垃圾全部倒在那兒了，真不知道那兒來的這許多（歎氣）若是有任何官員問警察與情如何，叫他們回答：『稟大人，輿情很好。』若是有什麼不滿的議論，叫他不要說，以後我自會給他好處……哎，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取帽子錯取帽

盒）但願能事事順流——快快過去才好。那時我

便要點上一對異乎尋常的大蠟燭。我要叫每一個

下賤的買賣人，每人送我一百斤蠟來！哎呀，天呀，天

啊！我們走吧，老陶！（想把帽盒當帽子戴）

局長 市長，那是盒子，不是帽子。

市長 （擲下帽盒）盒子呀！是盒子。該死！喂！若是他

問教堂爲什麼還沒有造起來，這款項前五年已經發下來了。你們都記着，只要說蓋過了，被火燒了。這事我還上過公事呢，要是誰忘了，或是不留神說出並沒有蓋的話來，那就糟糕了。還有告訴札齊莫達，叫他那拳頭用得太隨便啦，他維持秩序的時候，不論是非，一頓亂打，把人家打得頭青臉腫的。走吧，老陶！我們走吧！（去了又來）還有不要讓兵士便服上街去呀！那些該死東西，站崗的時候，也只穿一件上身的制服，下身就什麼也不穿（同下）

（安娜和馬利亞急上）

安娜 他們在那兒呀……（開門）爸爸！安

唐（急說）都是你，都是爲了你，還要慢慢的來，扣

上一個別針，再繫上一塊胸巾（跑到窗前叫）安
唐，安唐，你上那兒去呀？甚麼來了？欽差大臣，有鬍子
麼？甚麼樣的鬍子？

市長的聲音 馬上就來！馬上就來！好夫人！

安娜 馬上就來！真好！馬上就來！我等不到這個馬上

……我還要問你一句話：他是甚麼——是一個軍

官嗎？啊（怒）自管自去了！回頭給你顏色看！都是

爲了你！『媽媽，媽媽，等一等，我只要把胸巾繫上一

會兒就好的！』這就是你的一會兒呀！現在我們一

點兒也不知道！都爲了你的鬼心思！聽說郵務局長

在這兒了，就死釘住那面鏡子，東照西照的。想要他

愛你，實在呢，你一轉身，他就對你扮鬼臉。

馬利亞 哎喲，這是沒有法子的事，一兩個鐘頭之後，

我們就可以全都知道了。

安娜 過一兩個鐘頭！謝謝你！多好聽的話！你倒不說

過一個月就可以都知道哩（探身窗外）喂，阿福

多加！阿福！喂，阿福！多加！你聽說是誰來了嗎？……沒聽

見說？笨孩子！他推開你！儘讓他推，消息還是照樣好

探聽的啊。探聽不出來！糊塗蟲，只曉得一天到晚想

男人啊！他們跑得太快嗎？你可以跟着車子跑的啊。

現在去吧，快去吧！聽見嗎？跑去問個明白！他們上那

兒去，不要忘了問一問來的那人是誰，是個甚麼樣

的人——聽見了嗎？從門縫兒裏一瞧就全知道啦。

眼睛是甚麼顏色的？是黑色的還是——立刻就回

來，聽見了嗎？快快，快快！（叫到閉幕爲止）閉幕時二

人都立在窗口。

第二幕

佈景 旅館裏的一間小房間。一牀，一桌，一箱子，一個空瓶子，一雙長統靴子，一個衣服刷子等等物件。

（歐西泊睡在主人的牀上）

歐 他媽的，餓透了！肚子裏嘍哩咕嚕的彷彿下了動員令，整隊人馬在吹號搗鼓。回家的路也不見近一些兒！我怎麼辦？離了聖彼得堡已經有兩個月啦！一路上把錢化完，那個傻孩子現在困住了，就沒有話說啦，實在呢，玩也玩夠了，可是還要到處出風頭！（學着樣）『喂，歐西泊，去看看，看一間好一點兒的房間，開飯也要開最好的，差一點的飯我吃不來，非吃頂好的飯不可。』又不是什麼要人，芝蔴大點兒的小官，配什麼耀武揚威的！路上亂交朋友，賭錢——把錢一起都輸光嘍，這樣的生活我過夠了！真是，還是住在鄉下，雖然不顯赫，也可以無憂無愁，跟

老婆倆逍遙度日。當然啦，在聖彼得堡住着是再好不過的。只要有錢，真是再高貴也沒有了，戲園子，狗跳舞，要甚麼有甚麼。談吐跟王公貴人差不多；一到大街上——誰不叫聲您：『老爺！』坐渡船過河呀，跟做官員的同坐；想找一個人談談說說——找一個店家就行；那裏有飽經戰爭的軍人，講給你聽軍中的情形，或是講天上的星座的意義，使你瞭如指掌。一會兒來個老鴇，一位標緻姑娘……乖乖！（大笑擺頭）那好看就不用說了。不好聽的話永也聽不着的。無論誰總是稱呼一聲『少爺。』不願意走路，就僱一輛車，老爺派兒的坐上——若是不打算給錢，唔也隨便。屋子有了前門總有後門的啦，你就那麼攢進去，神仙也找不到你啦。就是一件不好，有時候吃頭等大菜。有時候又連下等飯也沒有，像我現在一樣。就這一點兒差錯，你看有什麼辦法？父親寄錢來啦，可是留不住——又亂花去啦。坐上車，每天上戲園去。到一個禮拜之後呀，又得把新衣服吩咐去上當舖啦。有時候簡直吃盡當光，僅剩身上穿

的一件。上身掛兒。一條褲子……老天呀，這都是真的！上好的英國衣料單是一件。上身掛兒，要值一百五十盧布，可是一入當舖，就只剩二十個盧布；至于褲子之類，那更不用說了。這都爲什麼呢？——因爲他應當做作的事情不作，不上辦公室，卻上堂子裏去鬪牌去。噯，噯，要是給老東家知道了啊！這一頓生活就够受啦，他才不管你是官府不是呢，把小衫兒翻起，一頓毒打，讓你過了三四天想起來還要難受，差事還照樣要你當下去，現在飯店掌櫃的說，以前欠的帳沒有還清之前，就不開飯，還有什麼辦法？（嘆氣）哎呀，天呀，那怕甚麼樣的湯弄點喝吧！若是有呀，連地球也吞得下去哩。有人打門，這是他來了。（急由牀上站起）

（赫列斯達訶夫上場）

赫 哪，接着（交給他帽子與手杖）啊，你又躺在我的牀上啦？

歐 我在牀上躺着作甚麼？難道我沒有看見過牀啊？你撒謊，躺過了，你瞧，都弄亂了。

歐 我要牀來幹什麼？我又不是從來沒有見過牀？我有的，是腳站一站不就行了。我要躺你的牀幹什麼？

赫 （在房裏來回的走着）瞧瞧，紙盒裏還有沒有煙？

歐 那兒來的煙？剩下的那一根兒，您前四天不是抽了嗎？

赫 （來回的走着，奇形怪狀的咬嘴唇；最後用大而

有決斷的聲音說）聽着，歐西泊！

歐 有甚麼吩咐？

赫 （大聲，但無前之決斷）你到那兒去。

歐 那兒去呀？

赫 （聲音又無決斷，又不大，近于要求）你下樓去，到廚房去……告訴他們……給我開飯。

歐 不……能，我不高興去啦。

赫 好大膽，混帳東西！

歐 唉，去了也沒有用啊。飯店的掌櫃說過，再不給您開飯了。

赫 他敢不開飯？還說了些什麼屁話？

歐 他還說要上市長衙門去告你咧；他說：「你家少爺三個禮拜以來還沒有給過錢。」他說：「你同你家少爺是騙子，你家少爺——是流氓。」他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這樣的不要臉呢。

赫 你還在那裏高興，你這混帳東西還要說那些話照說一遍。

歐 他說：「都像你們這樣來了就住着掛帳，不給錢，又不能趕你們出去。這以後我這旅館也不用開啦。我要去告狀去，送你們上公安局去，關起來。」

赫 好了，好了，混蛋够了去，去告訴他們，你這蠢東西，簡直不像人！

歐 我還是把飯店掌櫃的叫到您這裏來吧。

赫 要飯店掌櫃的來幹甚麼？你去告訴他們。

歐 可是實在少爺……

赫 好吧，你就去吧，混蛋把掌櫃的叫來。（歐下）

赫 （獨語）餓極了！剛才去散了一會步，以為餓過去了——可是活見鬼，還是餓。若是我在潘石地方不把金錢亂用，那不是已經足夠回家了嗎？那位步

兵隊長手段真辣，鬼計多端的。統共坐着不到一刻鐘——就把我的錢騙乾淨了。雖是這般說，我還要同他來一場！可惜沒有機會啦。這小地方真不是人住的！菜館裏一點帳也不肯賒。真是太卑鄙啦。（以口吹哨各種不倫不類的歌曲）怎麼沒有人來。

（歐西泊與店夥同上）

店夥 我們掌櫃的問您要什麼。

赫 朋友，你好呀，我希望你貴體安康。

店夥 託你的福，很好。

赫 你們飯店的買賣怎麼樣？都很好嗎？

店夥 是的，謝謝上帝都好。

赫 客人很多？

店夥 是的，不少。

赫 好夥計，你瞧，他們到現在還沒有開飯來，請你叫他們趕快開得來——你知道，吃過了飯我還有事情呢。

店夥 我們掌櫃的說過，以後不給您開飯啦。他打算今天上市長衙門裏去告您。

赫 他告訴我作甚麼？好夥計，你想想看，我不吃飯怎麼行呢。我非吃不可，長此以往豈不要把我餓瘦了嗎？我餓得很，不同你們開玩笑。

店夥 不行。他說過：『欠帳要是不還清，我就不給他們開飯。』現在去說，他還是要這樣答復你的。

赫 你勸勸他呀，跟他說說理呀。

店夥 叫我怎麼跟他說去呢？

赫 你正經地對他說，說我一定要吃飯。錢是另外一件事……他自己鄉下人，一天不吃飯不在乎，就以爲人家都同他一樣。真是笑話！

店夥 好吧，我去給您說說看。

（店夥與歐西泊同下）

赫 （獨語）若是他真的不肯開飯，那真倒運啦。我從來也沒有這樣的餓過。難道說叫我再拿甚麼衣服去換錢嗎？把褲子都賣了嗎？不行，與其不能穿聖彼得堡的衣服回家去，我情願挺餓。可惜不能弄到一輛馬車。要是坐着馬車回家，那多麼好啊。試想這麼坐着，像一個王孫公子，一直趕到鄰舍的面前，燈

籠高照，歐西泊高高的坐在後面！他們大家不知道要怎樣的驚奇哩！『那是誰，誰來了？』跟班的進去（彎腰裝跟班）『聖彼得堡來的赫列斯達訶夫，求見。』那些鄉下人連『求見』也不知道。間或有什麼莊戶人家來拜望啦，就像狗熊似的，直往客堂裏衝去。若是走到甚麼漂亮的姑娘跟前：『女士，我很榮幸……』（搓手蹬腳）哎，嘿（唾）要吐了，餓極了。

（歐西泊與店夥同上）

赫 怎麼？

歐 給您開飯來啦。

赫 （鼓掌從椅上躍起）開飯啦！開飯啦！開飯啦！

店夥 （拿着碟子與飯單）我們掌櫃的說給您再開一次飯，以後就不開啦。

赫 哦，掌櫃的，掌櫃的……我就算管掌櫃不掌櫃，你們預備了些甚麼？

店夥 一個湯，一個菜。

赫 怎麼，只有兩個菜嗎？

店夥 只有兩個，先生。

赫 簡直胡鬧，我不吃這個飯。你去告訴他簡直胡鬧

……這是不夠的。

店夥 掌櫃的說，這還多了呢。

赫 爲什麼沒有沙士呢？

店夥 沒有沙士。

赫 爲什麼沒有我剛才從廚房經過，我親自看見那

兒有許多哩，並且今天早晨飯廳內有兩個矮鬼在

那兒吃鮭魚，還有旁的東西。

店夥 有是有的，不過，又沒有了。

赫 怎麼的，又沒有了？

店夥 唔，實在沒有了。

赫 鮭魚，別的魚，排骨，都沒有了嗎？

店夥 那是那些上等客人用的。

赫 你這混蛋！

店夥 是的，不錯的。

赫 你這小豬獠！真可惡……爲甚麼他們吃得，我就

吃不得？見了你的鬼，我爲什麼不能吃呢？他們不是

和我一樣是過路的客人嗎？

店夥 我們知道不是一樣的。

赫 那麼他們那些傢伙是怎麼樣的人？

店夥 他們是規矩客人，吃了給錢的。

赫 我不跟你這糊塗東西說話（自己把湯倒出來

吃）這叫湯麼？這簡直是把水倒在碗內就完了。一

點兒味道也沒有，但有臭氣。我不要喝這個湯，給我

換一個來。

店夥 那我只好拿回去。我們掌櫃的說：『若是他不

願意吃，那就沒有了。』

赫 （以手攔住）好好，好好……留着吧，你這蠢貨！我

想你們是慣于這樣對待人的，可是我不是那樣的人，

哎，勸你還是客氣一點的好……（吃）噯呀，這

是什麼湯（繼續吃）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人喝過

這樣的湯呢。浮面上一點兒油也沒有，都有許多的

毛（用刀切雞）噯，這是什麼雞。拿一盆烤肉來。這

裏還剩有一點兒的湯，歐西泊，你拿去喝了吧。（切

肉）這叫什麼肉呀，這不是肉。

店夥 那末是甚麼呢？

赫 鬼知道這是什麼，只是肉就是了。牛肉烤錯了

烤了斧頭（吃）騙子，下賤的東西。拿這種東西給人吃。吃這麼一塊，連兩邊的腮都要嚼痛。（伸指挖牙）可惡東西！簡直同樹皮一樣——拉不出來了。吃過這樣的飯呀，怕牙齒都要變黑的。丟臉的！（用飯單擦嘴）再沒有什麼吃了嗎？

店夥 沒有了。

赫 混帳東西，不要臉！連沙士或是布丁也沒有。混蛋！只會刻苦過往的客商。

（店夥與歐西泊收飯具去）

赫 （獨語）簡直是同沒有吃一樣，倒反而更餓了。若是還有一點兒小錢，得叫人上街去買一個麵包吃。

（歐西泊上）

歐 不知道爲什麼市長來了，在那兒問起您呢。

赫 （駭怕）要命掌櫃的那畜生，已經去告下狀來了！若是真的要把我拉去監禁起來，那便怎麼好呢？

他們若是好好兒的待我，也許……不，不，我不去！這

城裏來往的官員客商很多，如果不幸而……我那天會故意的同那個店家的女兒眉來眼去……我不去……他要什麼呢？他怎麼敢他要我去幹麼？把我當做買賣或是做手藝的不成（勉自振作）當面對他說：『你怎麼敢？你怎麼……』（門旋子一轉；赫臉色青白，縮作一團，市長同陶勃欽斯基同上，入門站住，二人瞠目相驚，互視數分鐘）

市長 （略清醒肅立）卑職跟貴人請安！

赫 （鞠躬）承問，您好……

市長 請你恕罪……

赫 沒有什麼……

市長 我既身爲一市之長，對於過往的客商與貴人，在此耽擱的是否舒服是有調查的責任的……

赫 （初略口吃，漸說聲漸大）我有甚麼法子呢？

……不是我的錯誤……我，不久就要付他們了……我鄉下已經在給我寄上來了。（陶勃欽斯基由門中窺視）他們的錯多呢！他們給木頭似的硬東西

給我吃；湯呢——誰知道他們放些甚麼東西在裏頭。我本應當要把他摔出窗外面去的。他們把我餓了好幾天了……茶也很奇怪：只有魚腥氣而沒有茶滋味的。我爲什麼要……真是奇怪！

市長（懼怕）請您原諒，這實在不是我的過失。我們這兒出賣的牛肉一向是好的，是從霍爾木古制地方運來的。這些人不喝酒，品行很好。這一次不知怎麼會運這樣的壞牛肉來的。這裏若有待慢之處，那就……搬到別的飯店裏去，不知尊意如何。

赫 不用，我不願意！我明白你所謂別的飯店是什麼意思——就是監牢。你那兒有這個權力呢？你怎麼膽敢……：你知道我……：我是在聖彼得堡當差事的（自大的）我要，我要……

市長（向一旁）哎喲，上帝，好大的脾氣！他已經都知道了，一定是那些可惡的商人都告訴他啦！

赫（愈激昂）你就是帶着軍隊來我還是不去的。我直接向總長說去（用拳打桌）你預備怎麼樣？市長（肅立戰慄）求您開恩，不要把我撤職，我有

妻兒子女……：求你不要把我的一生斷送了！

赫 不行，我不能那樣。看你怎麼樣！這于我有什麼關係？因爲你有妻兒子女我就去坐牢，多好的良心！（鮑由門間探視，吃驚隱去）不行，謝謝你，我不去。市長（混身戰慄）辦事不力，無可諱言。這也是因爲家寒……：請大人顧憐：俸入無多，僅供茶糖之需。若是說受賄，也是微薄得很，不過是桌椅衣服之類吧了。至于排長的寡婦，她是個作買賣的，說是我打了她，這都是謠言，皇天在上，都是我的仇人陷害我；他們恨不得把我的生命也害了呢。

赫 哼，這都與我無關……（思想）不過，我不知道你把那些仇人同什麼排長的寡婦告訴我，作什麼……：排長的婦人是另外一件事，你敢打嗎？只怕你沒有這個膽量……：我敢說世界上那有這樣的事……：我給的錢我要給的，只是現在沒有，我所以在這裏不走的，就爲了我一個錢也沒有。

市長（向一旁）哦，原來如此！我以爲是怎麼呢！他既然已經打開天窗說亮話，還有什麼顧忌！就不知

道怎麼回答。碰碰運氣看！到那裏是那裏，冒險試試看（放聲說）若是您真有所不便或是別的，我能立刻給你辦到。接待過往客人，是我的責任呀。

赫 好，那末你借一點兒給我吧！我馬上要還清掌櫃的欠帳。我想只要有兩百塊錢就夠了。再少一點兒也行。

市長（遞鈔票給他）剛剛二百塊錢，要是你不必費神數了，不會少的。

赫（接錢）感激得很。家內把錢一寄來馬上還你……我這一次的少錢，是意外的事……我瞧你這人到是一個真好人。現在情形又不同了。

市長（向一旁）啊，謝天謝地，錢他收了。現在，事情好辦些了。我給他的不止兩百塊錢，有四百塊呢。

赫 喂，歐西泊（歐上）把飯店的夥計叫得來（向市長與陶勃欽斯基）你們爲什麼站着請坐。（向陶）請坐。

市長 不妨事，站一站不妨事。

赫 唉，請坐下。現在我知道你這人很直爽，很客氣；老

實告訴你說，我在先以爲你們來……（向陶）請坐！（市長陶勃欽斯基均坐下。陶勃欽斯基由門中窺看，竊聽。）

市長（向一旁）現在可以膽大些了。他要人家看不出他是微行暗訪來的好吧，我們也就將錯就錯，假裝完全不知道他是誰就得啦。（放聲說）我們——這一位是本城的地主陶勃欽斯基，和我——

爲盡我們的職務起見，特意到旅館來查查，過往的客商招待得週到不週到，我做市長，比衆不同。別的市長整天的無所事事，我卻除了我應盡的職務以外，還存基督徒的慈悲之心——想把個個人，都安排好——現在，彷彿上帝報答我似的，給我一個這樣好機會，認得了閣下，直是不勝榮幸之至。

赫 我也甚爲高興。要是不遇到你啊，我喜歡說老實話的，只怕我要困久在這裏了！真不知道怎麼能還清這旅館裏的帳項。

市長（向一旁）嘿，虧他說得出口！不知道怎麼能還清這旅館裏的帳項（放聲說）我可不可以斗

膽請問：你老要上那兒去？

赫 想往薩拉托夫省去，回家去。

市長 （面帶譏笑之色，向一旁）到薩拉托夫省去！
啊？虧他臉也不紅哦，要留神一點。（放聲說）很好，旅行的時候，缺少了馬，難免覺得不爽快，不過能够散散心，卻是好的啦。我想你是出來遊玩的吧？

赫 不是，是我父親一定要我來，我才來的。這老頭子發脾氣啦。他說我在聖彼得堡作官，怎麼老不升遷的。他以為一到聖彼得堡，就可以得發起來的。我倒願意叫他自己去辦辦那些公事看。

市長 （向一旁）你們看，他在掉搶花！連父親老人家也拉出來啦！（放聲說）你到要久住在那裏嗎？
赫 我還不知道呢。我的父親又笨又固執，這個老傢伙。我想乾脆對他說：不論你怎麼樣，我就非住在聖彼得堡不可。為甚麼要把我一生葬送在鄉間呢？現代人的需要是和從前大不相同的，我的心中渴望着文明的地方。

市長 （向一旁）好傢伙！還要一個謊，一個謊的撒

下去——你瞧他說那樣兒，一個手指頭就可以把他推倒似的，你等着吧！總有露出破綻來的時候哩。（放大聲）你說的很對。在村野之間能作出甚麼事情來？比方在這兒通宵的不睡，替國家辦事，犧牲一切，可是獎賞呢，還不知道幾時有得來。（向房間的四週一看）這個房子，好像有點潮溼？

赫 壞透了，那樣的大臭蟲，我從來也沒有瞧見過！咬起人來同狗一樣的。

市長 啊！喲！這樣的一位貴客還受誰的氣呀——還受臭蟲的氣嗎？這種可惡的東西，世界上就不應該存在。這房子還有一點兒暗呢，是嗎？

赫 是的，暗的很。掌櫃的又不肯給點蠟燭。有的時候想作點什麼事情，看看書，或是寫寫東西——都不能作完全黑的。

市長 可不可以請求你……不，我不配。

赫 請你作甚麼？

市長 不，我不配！

赫 怎麼一回事？

市長 我大膽的……我那兒有一間房子，又光亮，又安靜……不過不能，我沒有這末大的面子……請你不要生氣，這是出于我的至誠的。

赫 不妨事，我是很願意的。我覺得住在私人住宅裏，比住在旅館裏強多了。

市長 那好極了！內人也要歡喜不了啦！我的性情就是這樣；自小兒就好客，特別對於有學問的貴客。不要以為我這樣說是當面恭維你；不是，我沒有這個毛病，我所說的是一番至誠的老實話。

赫 感激之至。我也是這樣的，我最恨那些口是心非的人。我很喜歡你這樣寬宏誠摯。我跟你說吧，我不需要你什麼，只要你那恭敬和忠心，忠心和恭敬。

（店夥與歐西泊同上。鮑勃欽斯基由門間窺視）

店夥 你叫我來嗎？

赫 是的，你把我的帳開來。

店夥 這個帳我今天早上已經第二次給你開來了。
赫 我不記得你們的糊塗帳。你就說吧，一共多少？

店夥 你就是頭一天吃的飯，第二天吃的鮭魚，給過錢啦，以後的就分文未付。

赫 笨貨！用不到逐項細說，你只要說一共多少。

市長 你不用費心啦，停會兒再說吧。（向店夥）滾出去，帳回頭再算。

赫 不錯，這個辦法對。（把錢放回袋裏。）

（店夥退，鮑勃欽斯基向門內窺視）

市長 現在您願不願意上這城裏的各個機關去參觀參觀，比如慈善機關或是旁的地方，你以為怎麼樣？

赫 那裏有什麼可觀的？

市長 唔，哦，看看我們辦事怎麼樣……公事辦得……

赫 好極，就去吧。（鮑勃欽斯基從門口伸進頭來）

市長 你要是願意，我們就先去參觀本市的學堂，看看各科的教法怎麼樣？

赫 好極，好極。

市長 然後再去看監獄和公安局，——看看我們的囚犯待遇怎麼樣。

赫 上公安局去幹什麼？我們還是看看慈善機關吧。
市長 隨你的便。你打算怎麼樣？一人坐一輛車還是和我同坐一輛車？

赫 和你同坐一輛車好些。

市長 (向陶) 陶先生。現在你沒有位置啦。

陶 不要緊，我有法子。

市長 (低聲向陶) 你聽好：你儘力的跑去，把這兩個條子帶去：一個送到慈善機關阿忒米，一封給我內人。(向赫) 請問我可以不可以請你允許我在這兒寫個條兒給我內人。叫她預先準備接待貴客？

赫 哦，爲甚麼不可以……這兒有墨水，不過紙——就不知道啦……寫在這帳單上好不好？

市長 好的，我就寫在這上面。(一面寫一面自語) 飯後來這麼一瓶，一定很好！我家內還有自己做的酒，雖然不多，不過大象喝了亦要醉倒，這樣一來，就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寫畢交給陶，陶至門前。門自動開了，外面竊聽之鮑，隨門跌至台上。衆人驚呼。鮑起立。)

赫 怎麼樣？沒有摔壞嗎？

鮑 不要緊，不要緊，一點兒妨礙沒有。只是鼻子上摔傷了一些兒！我跑到何百納那兒去，他有一種膏藥，一貼就好的。

市長 (向鮑作怒斥狀，向赫) 這不要緊。我們現在走好麼！我來關照你的僕人，把你的行李搬來吧。(向歐西泊) 老朋友，你把所有的東西都搬到我那裏去，你說到市長公館——沒有人不知道的。費心！讓赫前行，自己隨後回頭又責鮑) 你這個人真是！不會到別的地方摔去嗎？真是天曉得！(下。鮑隨之。)

(幕下)

第三幕

佈景 同第一幕

(幕啓，安娜與馬利亞仍立窗前)

安娜 我們在這兒等了一個鐘頭了，都是你那裝腔做勢的已經完全穿好了，還沒有還要等一等……我以後再也不聽你的話了。多掃興！好像故意作弄似的，一個人也不見啦，死乾淨啦！

馬利亞 可是真的，母親，再過兩分鐘我們就可以全知道了。阿福多加就快要來啦。(向窗外遠望叫喚) 啊，母親，母親有人來啦，你瞧，大街的那一頭。

安娜 那兒？你總是癡心妄想。唔，是的，有人來了。誰？子矮的……穿的紳士服裝……是誰呢？啊，掃興！這到底是誰呢？

馬利亞 這是陶先生，母親！

安娜 陶先生！你老是揣想……一點兒也不是陶先生。(揮手帕) 喂，是你呀，到這兒來趕快！

馬利亞 母親，真是陶先生。

安娜 你總是喜歡跟我搗亂。對你說——不是陶先生，你一定要說是的。

馬利亞 怎麼？我還會錯？母親，你看這不是陶先生嗎？

安娜 哦，是的，當真是陶先生，現在我看見啦——還有什麼真的呢？(向窗外高叫) 趕快，趕快！你走路怎麼這樣慢。喂，他們在那兒啦？啊，不要等進來了再說，現在就說了吧。甚麼？很利害啊？那末，我丈夫呢？我丈夫呢？(略向後退，表示懊惱) 真是蠢貨！一定要進來了，再說的！

(陶勃欽斯基上場)

安娜 瞧你的，多不要臉的！我當你人才相信你的——大家都跑了，你也跑了！我一直等到現在，還沒有從任何人口裏聽到一件有意識的話。你看難為情不難為情？我是你那兩位令郎的教母呢，你這樣的待我！

陶 天地良心，我爲了你，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你好嗎，馬利亞？

馬利亞 你好，陶先生。

安娜 究竟怎麼回事？講出來！事情怎麼啦？

陶 安唐叫我帶一個條子來給你。

安娜 來的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是軍官嗎？

陶 不是，不是軍官，不過跟軍官差不多。學問又好，相貌又好。

安娜 啊，那末他就是人家給我丈夫的信內所寫的那個人了。

陶 不錯，就是是我同老鮑兩個人第一先看出來的。

安娜 過來，原原本本都告訴我。

陶 好了，托上帝的福，事情總算圓滿啦。在先他給安

唐一個釘子碰是的。他發脾氣，他說旅館裏招待太

不週到。又說不接受他的接待。他說他不願意爲了

安唐而去坐監牢；可是後來呢，他覺得安唐的手段

不錯，人也漂亮，他就立刻變了主意啦，託上帝的福，

現在總算圓滿啦。他們現在去參觀慈善機關去了

……開始的時候，安唐真以爲有人祕密遞了狀紙

了；那個時候，連我也有一點兒害怕呢。

安娜 你怕什麼？你又不作什麼官？

陶 話雖是什麼說，不過跟大人物說話，不知不覺的

會害怕起來。

安娜 哦……這都是廢話。你再說說；他究竟是怎

麼個樣子？年老的還是年青的？

陶 年青，年青人，二十三、四歲的樣子；不過說起話來，

就同老年人一樣的老練。他說『當然，我準備到那

兒，到那兒去的……』（搖臂）說得都很老練。他

說『我喜歡讀書寫作，可是房間裏太黑暗，覺得很

討厭。』

安娜 他自己長的怎麼樣，頭髮是黑的，還是黃的？

陶 不是有點兒金黃的，眼睛非常靈活，跟松鼠一樣

令人望而生畏。

安娜 你父親在這兒寫了些什麼？（讀）『賢妻粧

次：巡啓者，適者勢頗危急，幸承上帝洪恩，鹹黃瓜兩

條，魚子醬半份，一元兩毛五……』（停一下）我

不懂，鹽黃瓜，魚子醬，什麼道理？

陶 這是安唐匆匆忙忙寫的，是寫在一張寫過了的

紙上的好像是一張什麼賬單吧。

安娜 哦，是的，不錯。（接下去念）『幸承上帝洪恩，經過情形尚屬良好，請將黃紙裱糊之房間，迅即打掃，以備招待貴客。午膳無須準備，擬於醫院阿忒米處用膳。惟須多備佳釀，以供客需。速命酒商阿勃杜，翻將上等美酒挑送前來，否則貴客如有不滿之處，唯該商之間也。』安唐手書……『啊！非趕快不可！喂，來人呀！米什喀！』

陶 （跑至門口大喊）米什喀！米什喀！米什喀！（米什喀上）

安娜 聽好：趕快上阿勃杜鄰店裏去……慢點，我來寫個條子給你拿去。『坐在桌旁寫條子，邊寫邊講。』你把這個條子交給車夫西都爾，叫他跑到阿勃杜鄰店裏去取酒。你自己立刻把房間好好兒的收拾一下，好招待客人。安上一張牀，洗臉架子以及其他等等。

陶 噯，安娜，現在我跑去瞧瞧。他領導他參觀得怎麼樣了，好不好？

安娜 去吧，去吧！我不留你。

（陶下）

安娜 喂，馬利亞，現在我們要想一想，換件什麼衣服穿，他是一個聖彼得堡的公子，別讓他笑話我們。你最好是穿那短袖子的天藍色外衣。

馬利亞 唉，母親，天藍色的，那個我不喜歡穿。阿莫斯的女兒還穿天藍色的呢，好，我還是穿那件花的。

安娜 花衣服……你總是有主意的——你穿天藍色的好多呢，因為我要穿那件絳色的。

馬利亞 哎，母親，絳色的你穿着不合式！

安娜 絳色的我穿着不合式？

馬利亞 不合式！無論怎樣，我是要說不合式的。絳色衣服要深黑眼睛的人穿才合式呢。

安娜 怎麼！我的眼睛不是黑的嗎？再黑也沒有啦，你專會糊說八道！我的眼睛不是黑的，我總以為像撲克牌裏面的桃子一樣黑呢。

馬利亞 噯，母親，你的眼睛像紅鷄心兒呵。

安娜 胡說，完全是胡說，我的眼睛，那兒像紅鷄心兒

呢。(同馬利亞速下在後台說)虧她想出來的!像紅鷄心兒!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

(後門開,米什喀出倒垃圾。歐西泊負箱從前

門入)

歐 望那兒走呀?

米 這兒來,老爹,這兒來!

歐 等一等,讓我歇一歇。哎,好苦的差事!空着肚子什

麼東西也搬不動的。

米 老爹,那位將軍快來了嗎?

歐 什麼將軍不將軍?

米 就是您那位老爺。

歐 我那位老爺他那裏是將軍呢?

米 啊,難道說不是將軍嗎?

歐 哦,是將軍,將軍的對面。

米 那是說是比將軍大,還是比將軍小呢?

歐 大。

米 那還得了!怪不得他們要這樣忙亂啦!

歐 好孩子,我說給你聽:我看你這人很伶俐;你去吩

咐給我預備一點兒吃的。

米 老爹,還沒有給您預備呢。平常的菜又怕您不吃,等到您那位老爺來了之後,他們一樣會給你預備的。

歐 你們有些什麼平常的菜?

米 白菜湯,布丁,糕餅之類。

歐 也好,那末給我拿——布丁和糕餅來吧。不要緊的,我什麼都能吃來,我們來把箱子拿進去。那裏還有一個門嗎?

米 是的。(二人將箱搬入邊房裏去。)

(警察將兩扇門打開。赫列斯達訶夫入,市長隨入。再後是醫院院長,視學員,陶勃欽斯基和鼻子上貼着膏藥的鮑勃欽斯基,市長見地上有棄紙,指給警察看——二人即忙去拾,撞個滿懷。)

赫 所有機關都很好。你們把城內所有的機關都叫客人參觀,我覺得很有意思,在別的城裏,我都沒有參觀過。

市長 在別的城裏，我敢說，那些市長和其他機關職員都只知道顧全自己的利益；在這兒呢，可不同啦，我們是只知道奉公守責。爲國家辦法，這才不辜負上司栽培之恩啊！

赫 酒席很豐盛，我吃的很不少了。你們每天有這樣的酒席嗎？

市長 這是特意招待貴客的。

赫 我很愛吃，『人生幾何，對酒當歌。』應該及時享樂。這個魚叫什麼名字？

阿忒米 （跑到跟前）叫黃花魚，大人。

赫 很好，我們方才吃飯的是什麼地方？在醫院裏，是不是？

阿忒米 真的，是我們的慈善機關之一。

赫 想起來了，想起來了，那兒安着牀呢。病人大都好嗎？那兒好像沒有幾個病人。

阿忒米 大約還有十來個人的樣子，就這幾個了；其餘的全好了。這是組織完善管理得法的緣故。自從我接任之後，也許您老要，不相信的，真是來一個好

一個的。有病的人一到我們醫院裏就好了；這並不盡是藥的功勞，而是辦事熱心，管理得法。

市長 不瞞您老說，爲一市之長，實在是操心的事。真所謂公務廣集一身！就以整頓市容一項而言，修理，改建……即是三頭六臂，也要感覺困難。現在呢，託上帝的洪福，諸事都還順手。若是別的市長，怕是要只圖自己的安樂了；你相信不相信，我就是睡覺的時候，還在那裏想呢：『上天呀，上天！我耿耿此心，可以鑒諸天日！如何能使上司知道並且滿意呢？』嘉獎不嘉獎，自然是應由上司決定，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若是市內秩序井然，街道清潔，待遇囚犯，毫無差池，酗酒滋事，不常發生……那我又有何求呢？說老實話，功名利祿，我是早已置諸度外的。那些東西，好果然好，不過和道德作比，直是過眼雲煙而已。

阿忒米 （向一傍）那老傢伙只管滔滔不絕的！他的口才真不差。

赫 高見甚是。有時候我也有這種思想，總是或用散

文方式，或用詩歌方式，把牠發表出來。

鮑（向陶）不錯，老陶，不錯的確是一位碩學通儒。

赫 你們這兒有甚麼取樂的地方沒有？比如說，打牌的總會之類？

市長（向一傍）嚶，好傢伙，我明白他的用意啦！

（放聲說）犯天打的事！什麼總會之類，那些場所，這裏是聽也沒聽見過。我生平從未打過牌，還不知道牌怎麼打法呢？看見了牌就討厭。有時看見一兩張牌，或是別的賭具，就覺得頭痛。有一天逗着小孩們玩，拿牌來蓋小房子，後來就整夜的夢見這討厭東西，真真可惡！怎麼能够把寶貴的光陰，費在這樣無味的事情上面呢？

路加（向一傍）我昨天還輸了一百塊給他呢，這傢伙！

市長 我看還是把光陰留下來，替國家作一點事。

赫 現在，唔，你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這要看各人的情形而論的。比方說吧，若是閒着沒有事做，那末逢場作戲……儘不妨……你說的那些，我可不

盡同意之處，我以為有時候玩一玩，是怪有趣的事。

（安娜與馬利亞上）

市長 如蒙不棄，我來介紹我的內眷：這是內人，這是小女。

赫（鞠躬）得見夫人，不勝榮幸之至。

安娜 我們得見貴客，覺得分外光榮。

赫（做作）夫人說那裏話，還是我榮幸。

安娜 那裏！您說的都是誇獎話，請坐。

赫 在您跟前站着，已經幸福不淺啦；但是，假如你特別喜歡我坐，那我就坐下吧，到底我坐在您面前啦，我多高興呀！

安娜 那樣的話，真是不敢當的……我想你離開了聖彼得堡之後，一路上怕不很舒服吧？

赫 真是太不舒服了。在社交場中過慣了，您總也是這樣的，忽然出門去，一路上客店的骯髒，人民的無知……不過，有了這個機會，那我也該承認……

（媚視安娜作態）就什麼都可以不計較啦。
安娜 真的，您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赫 現在，夫人，我很舒服。

安娜 那兒能够呀！您太誇獎了。我實在不配呀。

赫 怎麼不配再配也沒有，夫人。

安娜 我們是鄉下人……

赫 是的，不過鄉下也有高山流水……雖然不能跟

聖彼得堡比啊！聖彼得堡那兒才有人生的意味！許你以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書記官，不對的啊，我們的司長同我很要好，他在我肩膀上這樣一拍，他說：『好兄弟，我那兒去吃飯去吧！』我每天上衙門只有兩三分鐘。只是去吩咐他們一聲事情應該怎樣辦，就有那些小官兒，可憐的傢伙，去埋頭辦去了。他們要打算派我作科長，我想，要那作什麼？那些勤務兵們，手裏拿着刷子，追上樓梯來說：『赫大人，我們給您刷刷靴子呀。』（向市長）你們怎麼站着，衆位，請坐下吧！

市長 官卑職小，沒有坐的地位。

阿忒米 我們站着的好。

路加 請您不用爲我們操心！

（三人同白）

赫 不拘官職，請你們坐下。（知事和衆人都坐下）

我不愛拘守禮貌，我常常反想竭力的不讓人家注意我，可是總是瞞不過去，簡直是不可能！剛一到那裏去，人家就說：『那是赫列斯達訶夫呀！他往那兒去的！』有一次還被人家認做總司令呢，那些兵都從營房裏出來對我敬禮。後來有一位認得我的軍官，對我說：『噯，老哥，我們都把你當作總司令啦。』

安娜 啊啲！

赫 我認識不少美貌的女伶人，您知道我爲她們寫過幾個劇本。我常和文人往來……同普希金也很相好。我常對他說：『啊，老普，事情怎麼啦！』——『沒有什麼，老哥。』他回答我：『只是什麼什麼……』他這個人真好。

安娜 他也寫文章麼？當一個作家是多麼好啊！你一定有文章在雜誌上發表吧？

赫 是的，我送東西到雜誌上去登的。已經寫了不少作品呢：費喀洛之結婚，勞勃脫伯爾特，腦麥等等，還有許多一時記不起來了。這也是機會好，我本來是

無意於寫作什麼的，不過劇院裏的導演常說：『老哥，老哥，請您爲我們寫一點兒吧。』我一想，寫一些有什麼關係呢？就從這時候起呀，好像是一個晚上吧，我就寫了不少，大家都非常奇怪，我那心思的靈敏，也就可見一斑了？所有出版的著作，署的名是擺倫·白朗比斯·佛喀特之希望·莫斯科電報……都是我的著作。

安娜 啊！您就是白朗比斯？

赫 那沒有什麼可疑的，他們的文章，都經我修改過。

司米爾廷爲這事件還送過我四萬塊錢呢？

安娜 只怕連尤列米洛斯拉夫斯基一書，也是你的手筆吧？

赫 是呀，是我寫的呀。

安娜 我一下子就猜着了。

馬利亞 啊，母親書上寫着是扎哥斯金作的呢？

安娜 又來了，這種地方也要你來爭。

赫 哦，是的，這不錯，那個書是扎哥斯金作的；但是另外有一部尤列米洛斯拉夫斯基，那是我的著作？

安娜 啊，我讀的一定是您作的，寫的這樣美！

赫 不瞞你說，文藝是我一生的事業，我在聖彼得堡住的房子是最好的。無論那個都知道：赫列斯達訶夫住在這兒（向衆人）衆位，你們要是到聖彼得堡去，務必要請到我家裏去，我也開跳舞會呢？

安娜 你開的跳舞會，我想一定是非常輝煌的，非常够味的？

赫 那不用說了，比方說吧，桌子上一個西瓜就值七百塊錢。湯是放在由巴黎用輪船運來的盆兒裏的，蓋兒一開，那股味兒呀，世界上沒有地方開得到。我是每天在跳舞會裏的，我們組織了一個玩牌的團體，有外交總長，有法國公使，英國公使，德國公使，和我，直玩得精疲力盡，連住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啦，我跑回家去，直跑到第四層樓上——我告訴廚房的女僕說：『馬福拉，拿外套……簡直胡說八道，——我忘了我是住在第二層樓上的啊。單是我那座樓梯就值……早晨我還沒有起來的時候，我那前院兒，就已經好看着呢；那些公爵，那些王爺，就

在那兒來來往往。像蜜蜂兒似的在嚷，只聽見……
『時時時……』的聲音，有時總長也在那裏……
（市長與衆人大吃一驚，起立）我的信封上面人家都寫「大人」有一次我還作過總長呢。那事情說也奇怪！有一位總長走了——也不知道是那裏去了。當然啦，發生問題了，怎麼辦呢？誰去接這個位置呢？很多將軍想謀這個位置，可是等他們一嘗味兒呀，就知道這事他們辦不了——事情想想好像很容易，一辦呀，才知道是一件不容易幹的事兒！後來他們一看沒有法子啦——就來找到我啦。當時滿街上就有人來報啦。報呀，報呀，報呀……說出來你不相信，一連就來了三萬五千人報信！這還有什麼話說？他們說：『赫列斯達訶夫，請您去作了總長吧。』不瞞您說，我也有點爲難，我穿着便服就出來啦；打算要拒絕的，可是我一想，這事要傳到皇上那兒去的呀，還要顧到一個人的考績……我就同他們說：『好，衆位，我接受這個位置，我接受啦，就是這樣辦吧。』我說：『不過，衆位，你們得當點兒

心！你們要顧到你們自己的事啊。你們知道我是怎麼樣一個人吶……』真是的，此後我到各衙門去考察一轉，就像天翻地覆似的，他們都心驚膽戰，抖擻的同一片葉子一樣（市長與衆人戰抖不止，赫列斯達訶夫更是聲色俱厲）哦！我是不給人家小看的；我着實的給他們看了一些顏色。不說別的，就連國務員也都要怕我幾分。因爲我就是那麽樣的一個人！我不管他們是誰……我就告訴他們說：『我自己知道，我自有辦法』我往各處巡查，每天要到皇宮裏好幾次。第二天我就作了大元帥……（滑下，幾乎倒地，經衆官員恭敬扶住。）
市長（渾身發抖，上前吞吞吐吐的）大……大……大……
……大……
赫（聲調緊決）甚麼？
市長 大……大……大……
赫（聲調同前）我聽不出來，甚麼意思。
市長 大……大……大……大……大……大人……
……您……您不要歇……歇嗎？房間和應用東西，統

統都預備好了。

赫！什麼……歇歇！我不想歇。衆位，你們的早飯很好

……我很滿意，很滿意。（裝腔作勢）拉把爾丹！拉把爾丹！（往廂房去，市長隨下。）

鮑（向陶）老陶，你瞧這個人，這才不枉爲人呢！這輩子從來沒有同這樣重要的人物在一塊兒坐過。差點兒沒有嚇死我，你想，老陶，你想他是甚麼樣的人。

陶！我想他一定是將軍之類的人。

鮑！我想將軍要向他脫帽呢，要是他是將軍，那一定就是元帥。你有沒有聽見他說國務員都要怕他幾分？趕快，我們去告訴阿莫斯與克洛勃金去，安娜，我們再見吧！

陶（向安娜）再見！（二人同下）

阿忒米（向路加）我真嚇壞了，連自己的姓名都忘了，你瞧我們連制服都沒有穿，若是他醒了之後，報告到聖彼得堡去，那便怎麼好？（同校長作沉思狀下，邊走邊向安娜說）再見太太！

安娜 嚶呀，多樂意的人呀！

馬利亞 唉，好人兒！

安娜 你看，多文雅！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時髦人物。他的舉止行動以及一切……嚶，多好！我頂愛這樣的年青人！我簡直有點兒忘形了。可是他好像也喜歡我啦！我見他——不住的瞧着我。

馬利亞 啊，母親，他不住的瞧着我呢！

安娜 請你不要跟我說蠢話，這裏是不配說蠢話的！

馬利亞 可是，母親，是真的！

安娜 又來了，真是天曉得，一定要拌嘴！他看了你，又怎麼樣？他看你有甚麼意思？

馬利亞 真的，母親，他老是瞧着我。他講起文藝的時候，他看了我一眼，後來他說起同那些公使頭要的時候，他又看了我一眼。

安娜 呵，也許他看你一兩眼的，不過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他只是想『讓我也來看看他吧！』

市長（用脚尖走上）吁！
安娜 怎麼啦？

市長 真不該讓他喝醉的，假使他說的，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便怎麼樣呢？（想）可是一定是真的？一個人一喝醉，就把所有的話全說出來啦！心內想甚麼，嘴內就說甚麼。也許是撒了一點兒謊，可是那兒有話不鑲邊的呢。他同總長門一塊兒玩兒，皇宮裏出進進……真叫人越想越糊塗……誰知道他是甚麼人呢……我是沒有主意了，簡直是渺渺茫茫，盲人騎瞎馬，要了我的命啦。

安娜 我可是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我看他是一位地位崇高，學問淵博的人。至於他作的是甚麼官，我就管不着了。

市長 啊，你們這種娘兒們——自然是哪一句話就可以包括盡啦。只要——甜情蜜意你不知道女人是禍水。自個兒闖下禍，要她丈夫來擔當呢。你怎麼一點兒利害也不知道，對他就同對老陶一樣，隨便便的。

安娜 若是我變了你，我就毫不在意。我到是知道一點兒的。（看其女）

市長 （自言自語）對娘兒們講有什麼用呢……天啊，這件事情實在古怪！我真是沒有主意啦。（開門喊）米什喀，你叫警察斯維司都諾夫同杜齊莫達來，他們在這兒不遠的，在門外頭什麼地方。（片時不語）現在世界上的事情真有些古怪，像他不過是個瘦瘦兒的傢伙，夠子又不大——誰猜得透他是什麼樣的人呢？穿軍裝就穿軍裝，又套上那件燕尾服——活像一個沒有翅膀的蒼蠅；早上他在飯店內發的那一份兒脾氣——說的那些隱隱約約的話，好像一輩子也看不透的樣子。到底他還是受了我的支配了。實在他有許多話是不必要的，到底年紀青，不懂世故。

（歐西泊入，衆人招手相迎）

安娜 好朋友，這裏來！

市長 吁！怎麼啦？睡了嗎？

歐 還沒有呢。不過在那裏躺一躺。

安娜 請問，貴姓大名？

歐 我叫歐西泊，太太。

市長（向妻女）够了，夠了！你們讓我問他！（向歐

西泊）哎，朋友，給你吃好了嗎？

歐 吃好了，謝謝您，給我吃的很好。

安娜 哎，告訴我們，我想有許多的公爵王爺上你們

老爺那兒去的，是不是？

歐（向一旁）應當怎麼說呢？他們待得我不差啊。

（放聲說）是的，有些公爵大人去的。

馬利亞 哎，好朋友歐西泊，你的老爺真好！

安娜 噯，歐西泊，請你告訴我，他那爲人怎樣？

市長 住口！你們問這些空話就誤了我的正事了。好

吧，好朋友……

安娜 你那老爺到底是居何官職？

歐 哦，很普通的。

市長 噯呀，你們老是問那些蠢話！不讓我說一句要

緊話，哎，好朋友，你那位老爺的脾氣怎麼樣……：：：：很

嚴嗎？愛找人家的錯處嗎？

歐 是的，他喜歡事情做得得體。一切事情要合他的

脾胃。

市長 你的相貌很好，我很樂意。朋友，你一定是個好人。來，告訴我……

安娜 你聽着，歐西泊，你老爺在家裏穿制服的嗎？

市長 哎，別多說了，你們這班糊塗蟲！這裏是緊要關

頭，是有關生死的問題，不是兒戲的……（向歐西

泊）喂，好朋友，我真喜歡你。出門人一路上多喝一

兩杯茶是應當的，天氣又冷。這裏一點兒小意思送

給你喝茶的。

歐（接錢）多謝，多謝，老爺！上帝保佑你！我是窮人，

助了我。

市長 那沒有什麼，我是喜歡做好事的。好，朋友，告訴

我……

安 歐西泊，你聽我的，你們老爺愛甚麼樣的眼睛的？

馬 好朋友，歐西泊，你老爺的小鼻子長的真好？

市長 哎，你們不要問了，讓我問問吧……（向歐

西泊）喂，朋友，你家老爺最注重的是什麼——我

說是他出門的時候最喜歡什麼東西？

歐 這要看情形而定。他最愛的是招待週到，酒席豐

盛。

市長 酒席豐盛？

歐 是的，不錯，要豐盛些——還有，我們當低下人的，他也很注意被人家招待得是否週到。真的，有一次到一處地方去，他問我說：『怎麼樣，歐西泊，他們招待你得好不好？』我回說：『稟大人招待得壞透了。』他就說：『哎，太不客氣了。等我到京的時候，你提醒我一聲吧。』我自己一想，還是馬馬虎虎吧，我是一個老實人。（揮手）

市長 這兒不會錯的，這兒不會錯的。我剛才給你的，是喝茶的，現在是給你買炸麻花兒吃的。

歐 老爺，你真客氣。（藏錢入袋）敬祝大人康健。

安娜 歐西泊，你到我這兒來，我跟你說話，我也會給你錢。

馬利亞 好朋友，歐西泊，代我問你老爺的好！（隔房

赫列斯達訶夫咳嗽聲）

市長 吁！（躡足潛行，談話聲變低）不要嚷嚷了！去你們的吧，吵得也够了……

安娜 我們去吧，馬利亞！我來告訴你，這客人我看出來了。我們兩個人去說，不要告訴他們去。

市長 噯呀，你們去說去吧！我也不要來聽你們的。要聽你們說話——情願耳朵聾的。（向歐西泊）哎，好朋友……

（斯維司都諾夫及杜齊莫達上）

市長 輕點兒！幹甚麼狗熊似的，腳步走的那樣響！那樣大的聲音，像半噸貨物從車上落下來一樣！你們剛才在那兒搗鬼？

杜齊莫達 奉命在……

市長 輕點兒，（用手按唇）你叫甚麼，騾子似的！（學其聲）奉命在真像打鼓！（向歐西泊）去罷。好朋友，去看看你老爺要甚麼不要。房間內要是沒有，向我要好了。（歐西泊下）你們就站在大門口，不許隨便走動！外人一概不准進來，尤其是買賣人！你要是放一個進來，我就要你的狗命……你凡見有人遞稟帖的，或不遞稟帖而看上去像要告訴我的，你就揪住他的領子把他摔出去，像這個樣子給

他這麼一腳！（以足示勢）聽見了沒有？
（躡足隨警察後下）

第四幕

佈景 同前幕

(阿莫斯,阿忒米,郵務局長,路加,陶勃欽斯基,鮑勃欽斯基,身穿常禮服或燕尾服,小聲輕上本幕發話聲甚輕。)

阿莫斯 (指揮衆人坐作圓形) 謝謝老天爺,衆位,趕快坐個圈兒,竭力裝得正經一點!這位大人真利害,常進宮去,國務員還要怕他幾分動作,要軍人化,一定要軍人化!老陶,你站在那邊兒去。老鮑,你站在那兒, (兩人躡足聽命)

阿忒米 阿莫斯,無論你怎麼說,我們非採相當行動不可。

阿莫斯 什麼行動?

阿忒米 那是顯而易見的。

阿莫斯 私下送點兒甚麼給他嗎?

阿忒米 唔,是呀。

阿莫斯 該死,那是危險的啊!怕他要發脾氣的,那末一位大人物!我看還是用地方紳士的名義,送他一點兒作爲紀念。

郵務局長 或者這樣辦吧:說是有人由郵政局匯錢來了,沒有人來領。

阿忒米 你頂好要留心,別讓他把你由郵政局寄到別的地方去。你們聽我說,這些事情,不是可以像這樣的公公開開的。轟上這許多人去,像個什麼?我們還是一個一個的去見他,二人之下……才好不失了風呢!事情是這樣辦的,現在,阿莫斯,你先去。

阿莫斯 是你先去的好,貴人已經在你那醫院裏吃過飯啦。

阿忒米 以資望與教育而論,路加應該先去。

路加 我不能,我不能,衆位!實不瞞你們說,我生性就是這樣。若是同一位官職比我高些的人說話,我簡直是連魂部沒有了,舌頭就好像打了結似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你們饒了我吧,衆位,真的饒了我吧!阿忒米 好,阿莫斯,你先去,除了你,就沒有別人啦。你

會說話些，一開口就滔滔不絕大演說家似的。

阿莫斯 什麼話，什麼話！大演說家！虧你怎麼想出來的！會說獵狗等等才是我的拿手好戲！這件事……

衆人（包圍阿莫斯）你不用說了，不單是關於狗，講旁的也是拿手……阿莫斯，你不要再推辭，使我們失望了，來給我們作一個領導……阿莫斯，不要推辭了吧！

阿莫斯 饒了我吧，衆位！（此時赫列斯達訶夫房中有腳步聲，咳嗽聲，衆擁至門前，爭先出，大亂，有數人阻止去路，互相擁擠，有低聲叫喊聲）

鮑聲音 哎呀，老陶，老陶，你踹着我的腳呢！

阿忒米聲音 我真要給你們擠死了，衆位——我給你們擠得像個餅了。（後尙聞哎喲叫喊聲，衆擠出，台空。赫列斯達訶夫一人睡眼朦朧出）

赫 我只怕睡得很長久了吧。他們也不知怎麼預備的。鴨絨墊被，枕頭，我出了一身大汗。昨天他們請我吃的飯太多了，腦筋中到現在還有點兒昏昏的。我想在這裏，過日子到很是舒服。我愛招待週到。他們

那樣忠誠地待我，又全出乎真意，這使我更歡喜。那市長的女兒，到不壞，那母親，也還可以……唔，這樣的生活過下去倒頗有意思。

（阿莫斯上）

阿莫斯（站住自語）啊，上帝，上帝保佑我！我的腿要站不住了。（垂手肅立，放聲說）稟大人，卑職是本市城市的地方審判官，係八級官，名叫阿莫斯。

赫 請坐吧，你是這裏的審判官嗎？

阿莫斯 服務了九年，受過四等佛勒第米勳章。（向一旁）錢握在手裏，彷彿握着一把火。

赫 佛勒第米勳章很好，我很喜歡，三等的還沒有這麼好。

阿莫斯（將手中所握之錢，略略顯出，向一旁說）仁慈的上帝！我現在在什麼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啦！我覺得彷彿坐在燒紅的煤上。

赫 你手裏拿的是甚麼？

阿莫斯（不知所措，錢落地）哦，沒有什麼。赫 沒有什麼？我分明看見是錢落在地上了。

阿莫斯 (渾身發抖) 不是的。(向一旁) 啊, 上帝, 現在我也聽人家審判了! 怕也快要進監獄啦!

赫 (拾錢) 是的呀! 這是錢啊。

阿莫斯 (向一旁) 噯, 完了——我完了, 我的一生完了!

赫 我問你, 你願意不願意把這些借給我?

阿莫斯 大人說那裏話, 說那裏話……卑職當然願意。(向一旁) 勇氣! 勇氣! 幫着我, 天老爺!

赫 我告訴你, 我的錢在路上用完了, 付這樣付那樣的……可是等我一到家, 我一定寄來還你。

阿莫斯 哦, 沒有關係, 這是賞光……勤於職守, 對於上司是應該尊敬的……卑職自當盡力, 不致有負大人的厚意就是……(起立垂手致敬) 不敢再在這裏打攪大人, 大人有何吩咐沒有?

赫 什麼吩咐?

阿莫斯 卑職說的是, 大人對於地方審判廳有沒有甚麼吩咐的?

赫 哦, 爲甚麼呢? 沒有, 我現在不管這一套; 沒有甚麼

說的, 沒有, 謝謝你!

阿莫斯 (鞠躬下) 向一旁) 好了, 成了功了!

赫 (阿莫斯下後) 這個審判官是個好傢伙!

(郵務局長穿禮服上, 垂手肅立。)

郵務局長 稟大人, 卑職是本縣的郵務局長, 係七級官, 名叫希泊金。

赫 啊, 很好! 我很喜歡見你。請坐。你常住在這兒的吧? 局長 是的大人。

赫 你知道, 我很喜歡這個城市, 自然哪, 這城不能說是十分大——不過那有什麼關係呢? 這又不是聖彼得堡或是莫斯科。對不對?

局長 一點兒也不錯。

赫 當然只有京城內是時髦的, 各省就簡樸得多, 你說是不是?

局長 是的, 真的, 大人。(向一旁) 他一點兒驕傲氣都沒有, 有什麼事都問人家的。

赫 可是, 這也該承認, 在一個小小的城市內, 也可以快活過日子, 是不是?

局長 是的，真的，大人！

赫 人生又有何求？我以為一個人最需要的，人家都尊敬你，喜歡你，你說是不是？

局長 一點兒也不錯。

赫 不瞞你說，你同我的意見一樣，我很高興。有人說我這個人古怪，但是我喜歡這個樣子。（注視局長自語）我向這位郵務局長也來借借錢看（放聲說）我遇到一件困難的事：一路上把錢都用完了，你能不能借三百塊錢給我？

局長 當然可以。有機會給我對大人效勞，真是三生有幸。

赫 謝謝你。不瞞你說，路上沒有錢用，是最討厭的事。不要緊吧，是不是？

局長 不要緊，大人。（起立致敬）卑職不敢再在這裏打攪大人……關於郵務的事情，不知大人有甚麼吩咐的沒有？

赫 沒有，沒有什麼。（郵務局長鞠躬下）

赫 （燃雪茄）我想郵務局長也是一個好人；他很

客氣，我喜對這樣的人物。

（陸克上，如由門外推入，如聞其後有聲說，「怕什麼呢。」）

路加 （手握腰刀肅立發抖）稟大人：卑職是本市

赫 的視學員，係第九級的官銜，名叫路加。很喜歡見你，請坐，請坐！你吸一枝雪茄煙吧？（遞煙）

路加 （自語，躊躇不決）哎喲！這到沒有想到！接着還是不接着呢？

赫 接着，接着吧；這雪茄煙不壞。自然是不能和聖彼得堡的比。在那兒，朋友，我是吃二十五塊錢一百支的雪茄煙——那你吃着，就像黏在嘴唇上似的。這兒有火，點着吧。（遞火）

路加 （一面試吸煙，一面戰慄）

赫 你弄錯了個頭呀！

路加 （一驚煙墮，搖手自語）該死，該死！膽子小把事情弄壞了。

赫 我看你是不愛吸煙的。不瞞你說，我就是有這點

兒缺點。還有，見了女人，總是不能無動於衷的。你怎麼樣？你最喜歡什麼？黃頭髮的女人，還是黑頭髮的女人？

路加（張皇失措，不知所云）

赫 不要緊，你就老實說吧！黃頭髮的還是黑頭髮的？

路加 卑職不敢放肆。

赫 好，好，不要支吾其詞啦！我真要知道你喜歡什麼的。

路加 稟大人……（向一旁）實在不知怎麼回答好。

赫 啊啊！你不願意告訴我。我知道你心內一定是喜愛黑頭髮的美貌小姑娘的，照直說罷，是不是？

路加（不語）

赫 啊！臉紅了！你看你爲甚麼不說呀？

路加 不敢冒瀆，老……大……陛……（向一旁）

我這該死的舌頭，不聽我調度！

赫 不敢，難道我的眼睛裏真有威的。我想你大約是都不喜歡他們吧，是不是那樣？

路加 是的！

赫 我遇到了一件困難的事，一路上把錢都用完了。你能不能借給我三百塊錢？

路加（手掘衣袋自語）哎呀，糟糕！沒有帶有了。有了！（取出錢，戰慄遞與）

赫 謝謝你。

路加（手持腰刀肅立）卑職不敢再在這裏打攪大人。

赫 再見！

路加（疾趨出，向一旁自語）噯呀，謝天謝地！他大概不到學堂去參觀了！

（阿忒米入，持腰刀肅立）

阿忒米 稟大人，卑職是本縣醫院的院長，係第七級官，名叫阿忒米。

赫 你好嗎？請坐下吧。

阿忒米 卑職在屬下的醫院隨侍，接待過大人。

赫 哦，是的，我記得。在你那裏吃的飯很好。

阿忒米 深願爲國效勞。

赫 我老實告訴你，我喜愛好酒好吃，這是我的缺點。只怕你今天手頭的錢比昨天還多吧。

阿忒米 怕是的。（半晌不語）卑職可以算是盡忠報國，忠於職守了。（挪椅近坐，低語）大人知道那郵務局長嗎？他是每天甚麼事也不辦。所有的公事，都擱置起來。來往郵件，一概停留不發……大人不妨自己去查看查看。審判官就是剛才來過的那個——一事不做，專門去打野兔兒，在衙門裏養狗。他這人的行爲呀……我爲國家的利益起見，雖說他是我的親戚朋友，我也不能不在大人面前說實話——他這行爲太不堪了。這裏有一位鄉紳陶勃欽斯基，大人昨天已經見過了。每逢那位鄉紳陶勃欽斯基一出門去，他就和他的婦人在一起鬼混。這話一點不假，我可以發誓……大人只要見那些小孩子們去，沒有一個像陶勃欽斯基的。每一個都是一樣的就是那小姑娘，也活像那個審判官的。

赫 有這一回事嗎？這真是想不到的了。

阿忒米 就是那位視學員吧……我不明白上司何

以會把這職務交託給他，他比革命黨還要壞。他灌輸到青年人腦海中去的，盡是些危險思想。他的違法失職，真是書不盡書。大人有命，我可以作一個書面報告。

赫 很好，寫下來也好。我很樂意，在無聊的時候，我喜歡看些兒閒書……你貴姓大名，我記不起了。

阿忒米 阿忒米。

赫 哦，是的，阿忒米，好，請你告訴我，你有沒有小孩子？

阿忒米 有的，有五個，兩個已經成人了。

赫 成人了！是甚麼……他們是甚麼？

阿忒米 大人問的是他們叫什麼名字，是不是？

赫 是的，他們叫什麼？

阿忒米 第一個叫尼古萊，第二個叫伊凡，第三個叫

伊力扎維達，第四個叫馬來亞，第五個叫配比亞。

赫 很好。

阿忒米 卑職不敢在這兒多打攪，免得耽誤大人的公事，卑職告辭了……（鞠躬下）

赫 （送出）不要緊，沒有的事。你告訴我的那些事

有趣的很。有工夫請你再來……我很喜歡這樣。
（轉身開門叫住他）嚶，我老忘記你的名字。

阿忒米 卑職名叫阿忒米。

赫 哦，阿忒米，你作點好事吧，我這次遇到了一件困難事。一路上錢用完了。你有沒有錢可以借給我——
——四百塊錢怎麼樣？

阿忒米 有。

赫 哦，好運氣！謝謝你。

（阿忒米下。鮑勃欽斯基與陶勃欽斯基上）

鮑 稟大人，小民是本市住戶，名叫鮑勃欽斯基。

陶 本市地主陶勃欽斯基參見大人。

赫 哦，我昨天看見過你們了。你好像在門口跌了一交，是不是怎麼樣了，現在你的鼻子好了嗎？

鮑 託大人的福，現在已經全愈了，有勞大人聖念。

赫 那很好，我很高興……（突然有決心地說）你們身邊沒有帶錢嗎？

陶 錢怎麼樣？

赫 借給我一千塊洋錢。

鮑 這樣多可沒有，你有嗎，老陶？

陶 現在身邊沒有。不瞞大人說，小人的錢，通放在貧民救濟局呢？

赫 也好，既沒有一千，那就借一百塊錢吧。

鮑 （急摸衣袋）老陶，你有一百塊錢嗎？我這兒只有四十塊。

陶 （點錢）我一共只有二十五塊。

鮑 嚶，老陶，你再仔細找一找。我知道你那右邊的衣袋裏有一個夾洞，恐怕有些漏到夾洞裏去了。

陶 沒有，夾洞裏也沒有。

赫 好吧，就這樣吧。我不過問問而已。好吧。六十五塊錢也行……沒有關係。（接錢）

陶 小人有一件小事，要候大人的示下。

赫 什麼事？

陶 事情是很小的。小人有一長子，他是我們沒有結婚以前生的……

赫 哦？

陶 說是這樣說，可是和合法生下來一樣的。後來我

赫 哦？

陶 說是這樣說，可是和合法生下來一樣的。後來我

赫 哦？

陶 說是這樣說，可是和合法生下來一樣的。後來我

赫 哦？

想法子，就把這婚姻變成合法的了。現在要懇求大人，把我這兒子也認爲合法的。賜名爲陶勃欽斯基。

赫 好吧，就這樣吧，那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陶 不敢打攪大人，不過要稟明大人一聲。這個兒子，很是聰明能幹，有希望，有出息。小孩子就能背誦詩詞，出口成章。還長於藝術，所做的玩意，真是巧奪天工。鮑先生在這裏他都知道。

鮑 的確，真是多才多藝。

赫 很好，很好！我注意着就是。我來替你鼓吹，給你宣揚……這都可以作到的，是的，是的……（向鮑）

你有什么要求的沒有？

鮑 小人也有點兒小事有求大人。

赫 什麼事呢？

鮑 小人懇求的是，大人回到聖彼得堡去的時候，告訴那裏的要人們——王公貴人，說是某王爺，某大人在某處某地方住着，有這麼一位名叫鮑勃欽斯基，這就行了。

赫 很好。

鮑 還有，若是覲見皇上的時候，也可以告訴一聲。說是啓奏陛下，在某處某地方住着一位名叫鮑勃欽斯基的。

赫 很好，很好。

陶 小人在這兒久擾大人了，還請恕罪。

鮑 小人在這兒久擾大人了，還請恕罪。

赫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這是我很高興的。（送出）

赫 （自語）此地的官員很不少。我看他們好像把我當作政府裏的要人似的。不錯的，一定是因爲我

昨天同他們說的話，他們信以爲真了，真夠糊塗！我一定要把這些事件都寫到聖彼得堡去告訴脫雅匹斯金去。他是個作小說的，讓他好好兒去寫上一篇妙文。哎！歐西泊，拿紙與墨水來！（歐西泊由門間探首西道：「就拿來」）脫雅匹斯金這人呵，真是，只要能點綴成一篇好文章，那怕是他的老子，他也是一字不饒的，並且也愛錢。可是話又說回來，這些官員都是好人。他們借錢給我了。不能再說他們的壞話。讓我來把錢點一點看。這是審判官的三百塊，這

是郵務局長的三百塊，六百塊，七百塊，八百塊……這一百塊錢好憐啊！八百塊，九百塊……哦呵，過了一千啦……現在可以同你來一下子哩，小隊長來吧！看誰強過誰！

（歐西泊拿紙與墨水上）

赫！哈歐西泊，飯桶！你看人家怎麼奉承我，怎麼招待我？（寫）

歐！是呀，託上帝的福。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老爺？

赫！什麼？

歐！還是走吧，是時候了。

赫（寫）胡說八道爲什麼？

歐！我看還是這班人也真可憐見！你在這兒已經享受了兩天拉——嚶，也够了！還同他們耽擱在一塊兒有什麼好處呢？丟開了他們吧，也許運氣轉了，有什麼別人來了……聽我的話吧，少爺！這兒有的是好馬，趕緊走吧。

赫（繼續寫）不能，我還要在這兒住一夜，明天走吧。

歐！明天走也許來不及了呢？我們走吧，少爺！他們待您，固屬是很好了，可是到底還是快走的好，您知道他們是把您看錯了人啦……您這樣的一路耽擱，老太爺也要生氣啦。我們可以騎了馬走！他們這裏的馬是頂好的。

赫（寫）好吧，可是你先把這封信拿去寄了，順便就找馬匹。那馬是一定要留心挑選頂好的。告訴馬夫說，我每人給他們一塊錢，叫他們要趕的快，和欽差大臣一樣。（接寫）我想脫雅比斯金看見這封信，一定要笑壞肚子了。

歐！我叫這裏的人給您送信去吧。我自己在這裏收拾東西，不要白費時候。

赫（寫）好，你給我點燈來吧。

歐（下，在後台說）哎，有人嗎？這裏有封信，拿去寄了他，告訴郵務局長，叫他免費，並且吩咐牽幾匹上好的馬來，大人要用。告訴趕馬的，大人是不付錢的，因爲大人有公務在身，還得叫他要趕快些，不然，大人就要生氣了。等一等，信還沒有寫好呢。

赫 (繼續寫) 他現在在那裏住啊? 在郵政街, 還是在喀拉哈維? 他老是愛搬家, 不付房租, 我隨便給他寄到郵政街吧。(摺信寫地址)

歐 (捧燈上, 赫列斯達訶夫封信, 聞杜齊莫達嚷聲) 鬍子上那裏去? 早告訴你說, 一概不見。

赫 (遞信與歐西泊) 哪, 拿去吧。

衆商人嚷聲 放我們進去吧, 老總! 我們是有事情來的, 您不能擋住我們的。

杜齊莫達嚷聲 滾開, 滾開! 大人睡覺了, 不見客。(嚷聲愈厲)

赫 歐西泊, 外頭什麼事情? 你去看看去, 嚷什麼。

歐 (向窗外望) 有什麼商人要進來, 警察們不放他們進來, 他們手裏拿着呈子, 看樣子是要見您的。

赫 (至窗戶前) 你們作什麼的, 好百姓們?

衆商人嚷聲 小人們求見大人, 望大人吩咐他們放我們進來。

赫 放他們進來, 放他們進來! 歐西泊, 傳話出去, 叫放他們到這兒來。(歐西泊下)

赫 (由窗戶中接呈拆開閱讀) 「具呈人阿勃杜鄰, 謹呈管理財政大人台前……」這是什麼一回事? 那裏有這樣的官銜呢!

(衆商人攜酒一籃砂糖塊若干)

赫 你們是良民呀, 有什麼事?

衆商人 大人明鑒。

赫 你們有什麼要求?

衆商人 大人開恩, 有人無端的欺壓我們良民。

赫 那一個欺侮你們?

衆商人之一 就是本市的市長。這樣的市長, 真是從來也沒有見過。他殘虐百姓, 叫小人們難以安生, 不問情由, 總是一把鬍鬚拉住, 說道: 「噯, 你們這些下賤東西。」

真的, 小人們又不是不守規矩, 譬如市長太太與小姐的衣服, 以及應用物件, 都由我們供給。

這我們並不反對的, 可是他還不知足, 還要到我們舖子裏去見什麼拿什麼, 瞧見一匹材料啦, 就說: 「好呀, 這匹材料不錯, 送到我那兒去吧。」

好吧, 只好送去。可是這匹材料至少也有五十碼長呢。

赫 真有那樣的事嗎？那簡直是流氓啦！

衆商人 千真萬確的，大人。這樣市長沒有不恨他的，見他遠遠的來啦，就什麼都藏起來，並且他不單要好的，壞的也要。那怕壞到不堪的東西，他也要的。梅子放在盒子裏，已經七年啦，我們店內作工的都不要吃他，這市長呢，還是拿了一大把，古人聖安唐的命名日子，就算是他命名的日子，就要孝敬許多東西，一樣也不能少的。這還不夠，還有他自己真正命名的日子，也得送他些禮物。真是沒有得辦法。

赫 啊，這簡直是強盜了！

衆商人 是啊！若是誰一不留意違犯了他，那就立刻派整隊的兵到你家裏住起來，若是還要說什麼，就連門也封起來啦。他說：『我不使你們吃苦——那是法律所不許的。可是你們吃魚也得喝點兒酒呵！』

赫 嚟呀，怎麼這樣壞法。這樣的罪名，應當充軍到西伯利亞去！

衆商人 充軍到那裏去，隨大人的便——那裏都好。只要離着我們遠一些就得。小人們敬獻酒一盞砂

糖塊若干。求大人開恩，讓我們安居樂業。就感戴不盡了。

赫 不能，你們不要那樣打算；我是什麼賄賂都不收的。不過要是比方說你們願意……借三百塊錢給我，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借款我是收的。

衆商人 大人，那好吧！（取出錢來）三百塊錢算什麼！只要肯幫我們，五百塊也行。

赫 好好，借錢給我——我不反對。我要收的。

衆商人 （以銀盤托錢呈上）請大人連這銀盤一塊兒收了吧。

赫 也好，銀盤也收了吧。

衆商人 （鞠躬）請大人連這砂糖也收下了吧。

赫 哦！不行，我是不收賄賂的。

歐 回老爺的話！老爺爲什麼不收砂糖？也收下吧！這砂糖，在路上是有用的。把那些都給我吧，放着有用的。那是什麼？是繩子嗎？繩子也拿來——繩子在路。上也是有用的。要是車壞了，或是有別的壞了，可以用這繩子綁起來。

衆商人 求大人開恩！要是大人不肯出力，那我們就不知怎麼樣了！只怕要在水火中過日子了。

赫 那自然，那自然！我總竭力（衆商人下，聞一婦人聲：「你不能不讓我進去，我把你也告下來，你不能這樣打我！」）

赫 誰在那裏嚷（至窗前）你這婦人作什麼？

二婦人聲 求大人開恩！求大人聽稟。

赫 （由窗間）讓他們進來！

（木匠妻，排長寡妻上。）

木匠妻 （鞠躬跪下）拜見大人……

排長妻 拜見大人……

赫 你們是什麼婦人？

排長妻 小婦人是排長的妻室，叫伊凡娜瓦。

木匠妻 小婦人是本市居民小木匠的妻室，名叫非佛郎亞。

赫 慢着，一個一個的說，你要作什麼？

木匠妻 大人開恩，小婦人要在大人面前，狀告本市市長老爺。他真是無惡不作！求大人明鑒，叫他子子

孫孫與那賊官同他的伯叔兄弟諸姑姊妹永世不得超生！

赫 他作了些什麼惡事？

木匠妻 小婦人的丈夫，還沒有到服役的期間，他就叫他當兵去了。這個賊官！這是法律所不許的，他是一個有妻室的人呀。

赫 他怎麼能這樣作呢？

木匠妻 是他作的，這個賊官，他是作的，上帝罰他這輩子那輩子都不得超生！讓瘟疫瘟疫死他，他要有孀娘，就同他一起死，他的父親，要是還在，叫那老傢伙發急症死，或是乾咳嗽一輩子，小婦人恨不能吃那賊官的肉。照理他應當叫那裁縫的兒子去的，外加是個酒鬼。那裁縫送了他些好東西，他就派那盤脫列葉瓦商婦的兒子去。盤脫列葉瓦送給那賊官的太太三匹麻布，他就派到我們頭上來了。他說：「你要丈夫作什麼？他對你沒有什麼用處呀！」有用沒有用，我自然知道，那是我自己的事。要這賊官管什麼呢！他說：「你丈夫是個竊賊。現在雖沒有偷竊，那

也是一樣，他將來也是要偷的，再說，他明年總是要派去當新軍的。』但是這賊官，怎麼不知道，我沒有丈夫，怎麼行呢？我是個弱女子呀，那個不得好死的！叫他一家人死了，都到地獄去！要是他有岳母，叫他岳母也……

赫 好了，好了，夠了。（揮手使出）你呢？

木匠妻 （出）望大人開恩——不要忘了，替小婦人作主！

排長妻 小婦人也是告本市市長老爺的。

赫 是怎麼回事？你簡單的說來，

排長妻 被他毒打了，大人。

赫 怎麼呢？

排長妻 是錯打的，大人！街上有兩個婦人打架，警察來遲了，不問情由，就把小婦人捉去了，毒打一頓，叫我兩天坐都坐不住呢？

赫 現在你要怎麼樣呢？

排長妻 現在打已打了，也是沒法挽回的了。我要他賠償損失。我現在剛巧錢不湊手，要錢用。

赫 是了，是了！去吧！我自自有辦法。（窗口有數人伸手遞狀）怎麼，還有誰在那裏？（至窗前）不要了，不要了！叫他們出去！（走開）討厭，該死的，歐西泊不要讓他們進來！

歐 （由窗間喊）去吧，去吧！時候過了！明天再來吧！

（門忽開，一人穿粗洋紗外套，滿嘴鬍鬚，嘴臉青腫，面上有綳帶縛着，後面隱約尚有數人）

歐 去吧，去吧！還來作什麼？（雙手推最前人腹，把他推出門外，隨手把門關上）

（馬利亞上）

赫 姑娘爲什麼害怕？

馬利亞 不是，我不是害怕。

赫 （作媚態）姑娘，我很高興，你們這樣的招待我，把我當作……可以不可以問你，打算上那兒去？

馬利亞 實在說，我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

赫 那末請問你，爲什麼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呢？

馬利亞 我以爲母親在這裏……

赫 不是，我問的是你爲什麼什麼地方也不去？

馬利亞 怕妨礙您，您有公事辦。

赫 (作媚態) 可是你那兩只眼睛，比公事重要多了……你於我一點兒妨礙也沒有，無論如何，沒有妨礙，倒是相反的，你在這兒能叫我樂意。

馬利亞 你講話，有點兒摩登派。

赫 像你這樣一個美貌的人，我能不能有這個福氣，搬個座位給你？不是給你的不該說座位，應當說皇位。

馬利亞 我實在不知道……我應該走了。(坐下)

赫 你的披肩多好看！

馬利亞 你取笑了，您盡取笑我們鄉下的人。

赫 姑娘，我若能夠作你的那個披肩，圍着你那嬌如睡蓮的粉頸，那是多麼幸福呀！

馬利亞 我完全不懂你的話，甚麼披肩兒……今天

天氣多特別！

赫 你那櫻唇，姑娘，比任何天氣還要好。

馬利亞 你盡說這樣的話……我想請您在我的紀念冊上寫幾首詩，留個紀念。您一定記得許多詩詞的。

赫 爲了你，姑娘，我什麼事都願意做。你喜歡什麼樣的詩？儘管吩咐下來。

馬利亞 無論甚麼的……就只要……好一點的……新一點的。

赫 什麼詩呀！我知道的太多了！

馬利亞 隨便您給我寫些什麼吧。

赫 那就不用說了，我不用背誦，也能寫出幾首來的呀。

馬利亞 我很愛詩……

赫 關於詩，我知道的很多。若是你愛，我就寫上這個吧：『人在憂患中，告神也徒然。』還有別的……一時記不起來，不過這不關緊要……還不如把我這點愛情獻給姑娘吧，你那秋波一轉呀……(把椅移近)

馬利亞 愛情！我不懂愛情……我從來不知道愛情是什麼……(把椅移遠)

赫 你爲什麼搬開你的椅子？我們兩個坐近點兒好些。

馬利亞 (挪遠) 坐近些作什麼? 離遠些也一樣的。

赫 (挪近) 坐遠些作什麼? 離近些也一樣的。

馬利亞 (挪遠) 那作什麼呢?

赫 (挪近) 你不該身遠意近, 應該身近意遠, 姑娘,

假使我能擁抱着你, 那我該多麼幸福啊!

馬 (望窗外) 那是甚麼, 好像有什麼鳥飛過去了?

赫 (吻其肩望窗外) 這是烏鴉。

馬利亞 (怒起立) 不要, 這太過分了……太瞧不起人了!

起人了!

赫 (攔住) 姑娘, 恕我, 我這是出於愛情, 真的是出

於愛情。

馬利亞 您把我當作一般的鄉下姑娘, 可以……

(力掙要去)

赫 (仍攔住) 出於愛情, 真是出於愛情。我毫無不

端之心, 不過是鬧着頑兒的馬利亞, 別生氣! 我給你

跪下, 求你恕我。(跪下) 恕我吧, 求你恕我, 你看我

在這裏跪下了。

(安娜上)

安娜 (見赫跪着) 啊, 多好看呵!

赫 啊, 該死, 該死!

安娜 (向其女) 這是什麼意思, 姑娘? 多規矩的舉動?

馬利亞 母親, 我……

安娜 滾開去! 聽見沒有, 滾出去! 我看見了你就討厭。

(馬利亞流淚下) 求您恕罪, 不瞞你說, 我看你這

孩子實在奇怪……

赫 (向一旁) 這婦人徐娘半老, 倒很有風韻。(跪

下太太, 你知道, 我要爲愛而死了。)

安娜 怎麼呀, 您跪下啦? 起來, 起來這裏的地板太

髒了。

赫 不要跪着, 一定要跪着, 我要你明白告訴我說, 讓

我死, 還是讓我活。

安娜 對不起, 您說的話, 我還不懂是指着誰呢。您怕

是向我的女兒求愛吧?

赫 不, 我愛的是你。我的生命已經是一千鈞一髮了。若

是你不接受我的愛你, 我也不值得再活下去了。我

心如烈火, 求你答應了我吧!

安娜 可是您聽我說；我有些不同……我是有夫之婦了。

赫 那沒有關係！愛情是沒有區別的。喀拉金說得好：

「法律有時窮」我們可以逃之夭夭，赴幸福之鄉

……答應我，求你答應我！

（馬利亞突然跑上）

馬利亞 母親，父親叫你……（見赫跪着）啊哈，多

好看啊！

安娜 你作什麼來的？有什麼事？那樣的輕狂像鬼追來了似的，有什麼新鮮的事情？你腦海裏不知想些什麼來了？簡直同三歲的小孩子一樣。實在不像十八歲的姑娘，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懂事呢？什麼時候學做一個知書識理的姑娘，什麼時候才懂得規矩！

馬利亞 （流淚）母親，我實在不知道……

安娜 你腦筋裏老是顛來倒去的；你學着阿莫斯的姑娘了吧。好樣子不看。壞樣子學着幹什麼！你也有別的榜樣啊——你有母親的啊，你應當學學我才

是啊。

赫 （握女手）安娜太太，你不要責備你的女兒。你對於我們的相愛祝福幾句吧。

安娜 （驚異）原來你是爲了她呀……

赫 你說吧，讓我死，還是讓我活着。

安娜 啊，你瞧！讓小孩子啊，你瞧，就爲你這賤東西，害得貴客跪倒爬起的——你又忽然跑進來，像瘋了似的，實在就是我不答應，也沒有什麼對不住你的，你也不配有這個福氣啊。

馬利亞 不這樣啦，母親，我以爲決不這樣啦。

（市長喘息上）

市長 大人開息！大人明鑒！

赫 什麼事？

市長 有些商人在大人台前告了狀了。我以人格擔保。他們所告，全部捏造的。他們慣會欺詐誣妄。排長的婦人說卑職痛打了他，是謊言，實在是謊言。都是他自己打的自己，與卑職無干。

赫 去她的，排長的婦人——我管不了那些事！

市長 別想信他，別相信他，他們全撒謊的……小孩子也不會相信他們的，他們是出名撒謊的人。全市的人都知道。他們那撒謊手段，大人明鑒，實在是舉世罕有的。

安娜 你知道大人怎樣的看得起我們嗎？他在向我們的姑娘求婚呢。

市長 那兒有的事，那兒有的事……夫人，你昏了吧，大人息怒，小女資質粗陋，怕不能侍奉箕帚，他母親也是愚人，大人息怒。

赫 是的，我的確在向她求婚，我很愛她。

市長 不敢相信，大人？

安娜 是的，他真的那樣說呢！

赫 我是說正經話……你如再不相信，我就要發神經病了。

市長 不敢相信，實在高攀不上。

赫 你要是不把你那姑娘許給我，天知道我什麼都做得出來！

市長 實在不能相信，大人喜歡說笑話的。

安娜 噯，你這蠢材！是真的，人家不是當面向你說嗎？

市長 不能相信。

赫 答應了吧，答應了吧！我是一個固執的人，什麼都做得出來。要是你再不答應，我就死在你面前，你也要負責任的。

市長 哎呀，天啊，我是身心兩方，俱無罪過。請大人暫息雷霆之怒，但憑尊意就是，此刻卑職頭腦已昏，實在不知所云。我是成了生平得未曾有的糊塗蟲了。

安娜 好吧，給他們祝福吧！

（赫與馬利亞同前）

市長 上帝賜福，但願你們白頭偕老！（赫與馬利亞在吻；市長呆望）啊，真有這事（擦眼）他們在親嘴！天哪，親嘴！他們訂了婚了！（喜歡得跳起來）哎，安唐哈哈！市長時運轉了！

（歐西泊上）

歐 車馬齊備了。

赫 好……就來。

市長 怎麼？大人要走嗎？

赫 是的。

市長 那末，什麼時候，就是……大人不是說，要在這裏結婚嗎？

赫 啊，我去就來……去一天去看看我的叔父，他是一個富翁，明天就回來。

市長 不敢阻當，但望大人早去早來。

赫 一定，一定，我不會耽擱久的。再見吧，親愛的……不是，我簡直說不出來了！再見，我的愛妻（吻女手）

市長 大人一路上不短甚麼使用的嗎？大人不短錢使嗎？

赫 不用，要錢作什麼用（略想）哦，也好。

市長 大人要多少錢呢？

赫 你上次借給我二百塊，哦，不是二百，那是四百——我不賴你——現在你再給我四百湊成八百。

市長 有有（取出鈔票）運氣真好，剛弄到一筆新鈔票。

赫 啊，真的，（接錢細看）好極了。俗話說，新鈔票新幸福。

市長 真是的。

赫 安唐，再見，承你殷勤招待，感謝之至。我是由衷之言，我從來沒有這樣被人家熱烈招待過。安娜再見，馬利亞，我那親愛的未婚妻，再見（同下）

（台後）

赫 嚷聲 馬利亞，我那小天使，再見！

市長 喊聲 大人怎麼樣就坐那平常的馬車嗎？

赫 喊聲 是的，我這樣習慣了，彈簧車子坐着要頭痛。

車夫 喊聲 哦……哦……哦……

市長 喊聲 喂，慢着，座位上墊點兒什麼呀。拿一條毯

子來，好不好？

赫 喊聲 不用，要他作什麼沒有道理的。不過，也好，叫

他們拿一條毯子來吧。

市長 喊聲 喂，阿福，多加你到藏東西的房間裏去，挑

一條上好的毯子來——拿那條波斯出品的，蓋地子的，趕快！

車夫 喊聲 哦……哦……

市長 喊聲 大人幾時可以回來？

赫喊聲 明天或是後天。

歐喊聲 那是毯子嗎？拿到這裏來，放在這上面把乾

草放在那一邊。

車夫喊聲 哦……哦……哦……

歐喊聲 這裏，這一邊這裏，還要一點兒！夠了！很夠了！

（以手拍毯）老爺請坐吧！

赫喊聲 安唐，再見！

市長 大人，再見！

婦女喊聲 再見吧，大人。

赫喊聲 再見，岳母！

車夫喊 哎，走（車鈴響，幕閉）

第五幕

佈景 同前

市長 安娜與馬利亞。

市長 安娜，怎麼樣？啊？你有沒有夢想到會有這麼一回事？真是怪事，該死！你老實說吧，你做夢也沒有做到過這樣的荒唐大夢——一個這樣的市長夫人……真是時來運來……會同這樣的貴人攀親戚。安娜，毫不希奇；我早就料到了。只有你這樣眼界小的人，才大驚小怪，這是因為你從來沒有和上流社會的人交際過。

市長 夫人，我自己就是一個上流社會的人。可是，安娜，你知道現在我們成了什麼樣的人，你和我啊，安娜？現在可說是高高在上了，還了得！慢着，現在我要給他們一些顏色看，那些遞呈子的該死東西，沒有人沒有（衛兵上）啊，是你，伊凡！你去把那些做買賣的人，一起都給我抓得來！讓他們也知道知道我

第五幕

的利害！好容易就那樣的控告我！這批道地的奴才！你們等着吧！這一次我再也不饒過你們了！把那控告我的全給寫下名字來，那些包攬訟詞的更可惡，都給我也寫上，去傳得來。並且告訴他們說：我老爺交了一部什麼運——把姑娘聘給了不是什麼平常的人，就是那世上少有的現任欽差大人，還怕什麼，怕什麼！告訴他們，讓他們知道。你給我去叫喊去，打鑼去，那還了得！今天這一天是非同小可！（衛兵下）你以為怎麼樣，安娜？啊？我們現在怎麼樣呢？住在這兒，還是搬到聖彼得堡去？

安娜 自然是搬到聖彼得堡去住。再住在這兒幹嗎？

市長 搬到聖彼得堡去，就搬到聖彼得堡去……雖然這兒住着也沒有什麼不好，我想這小小的市長，我也不想再做啊，怎麼樣，安娜？

安娜 那自然，市長還有什麼做頭！

市長 你看怎麼樣，安娜，我想去弄一個寫意點兒的位置，你看怎麼樣？他同那些國務員很要好。皇宮裏出出進進的，我想弄個將軍做做總容易。你以為怎

五七

麼樣，安娜，將軍弄不弄得到手？

安娜 我看沒有什麼困難！他也是義不容辭啊！

市長 哎，不用說別的，將軍也就够體面的了！胸前掛着勳章！安娜，你喜歡佩什麼顏色的帶子，紅的還是藍的？

安娜 那自然是藍的好。

市長 哎，你看你喜歡的紅的也不壞呀。你知道爲什麼要作將軍？——有時候要到什麼地方去——那

前面總有衛隊和隨侍軍官跑着到車站那兒，便隔斷行人，大家都鴿立那兒等着——滿城的大小官員，隊長，市長，你自己呢，端坐車上，正眼兒也不瞧他們一瞧。要是在什麼地方到總督那裏吃飯去——那市長呢，就站在一旁哈哈！哈哈！（大笑）您想這多有趣味，他媽的！

安娜 你所好的就是那些粗俗的事情。你應當知道到那時候，我們那日子就另換一個樣子過去了。你所認得的那些人，再不是什麼審判官，一天到晚養狗，打野兔子，也不是什麼醫院院長阿忒米了；你認

得的人，都是那些上等社會態度文雅的人了；都是什麼公爵和大員……可是我真替你擔心，你有時說的話在上等社會裏真顯得太粗俗啦！

市長 那有什麼要緊？說話有什麼關係。

安娜 是的，你作市長的時候，是沒什麼關係的，可是你要明白，那時候的生活，就完全另外一個樣子啦！市長 是的，聽說那兒有兩種魚：一種叫查魚，一種叫鱈魚，那要吃起來，連舌頭都要吞下肚子去的。

安娜 你看你——一輩子儘想吃魚！我是主意早打定了：房子在聖彼得堡是頂好的，客堂間裏是異香撲鼻，人進去了就睜不開眼睛。（眯着眼聞香）啊！哈！多好啊！

（衆商人上）

市長 啊！好啊，好傢伙！

衆商人 （鞠躬）給老爺請安！

市長 怎麼樣，老闆，你們好呀？你們的買賣好呀？你們這班該死的，告我的狀，你們這班大騙子，畜生，混賬東西，告我的狀好，你們便宜了，想送我坐監牢，該死

的，畜生，混蛋，婊子養的！

安娜 啊，您怎麼說出那種話來，安唐！

市長 （表示不滿）啊，現在不管說的話了！你們知道就是你們向他告狀的那位大人，現在要同老爺的小姐結婚了？怎麼樣？啊？你們有什麼意見？我現在叫你們……你們冤枉人……你們給國家出點錢吧——你們拿出十萬塊錢來入官，賣剩下的哈喇呢也捐他，怎麼二三疋。將來還有獎賞呢。要是知道你們這樣，只怕要怕你們……你們那樣大模大樣的走，他是商人，別動他，以為你們這些作買賣的人都像王公大人一樣。你們是王公大人嗎……要不，要臉！王公大人是有學問的，雖說學堂責備他們，那也是教訓他們的好話，是有益的事情，你們呢？你們開頭學的就是欺騙。你們的主人還要責備你們說你們不會欺騙呢。你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說這孩子行啦，會騙啦；肚子一寬裕，衣袋一充足，就擺起架子來啦，這不是怪事嗎！莫非是你們一天偷滿十六袋可以擺架子？我可是看不起你們，那架子也不用

在我面前擺！

衆商人 （鞠躬）安唐老爺，我們錯了。

市長 你們要告狀？你也不想想你們造那條橋的時候，你們買材料不到一百塊錢，你們開了兩萬，那是誰幫你們的忙？那是我幫助你們的，狗鬍子！難道說你們把這件事忘了不成？要是我舉發了你們，還不要把你們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你們還有什麼說的？

一商人 老爺，小的該死——我們給鬼迷了心，再不敢告您就是。只要您不生氣，您要怎麼辦，便怎麼辦。市長 不生氣！現在在你們知道告饒了。為什麼呢？

因為我佔在上手了啊；要是你們運氣轉過來了，只怕你們這班惡棍，又要把我一腳踹到泥坑裏去，還要拿大塊木頭在上面壓着呢。

衆商人 （鞠躬到地）老爺，別挖苦我們了，安唐老爺！

市長 現在是：『別挖苦我們！』方才你們怎麼樣？我要把你們……（揮手）也罷，上帝饒你們，我也不

記舊惡；可是你們要小心點，要留神！我的小姐不是嫁什麼平平常常的人，你們要給我慶賀……明白了沒有？這賀禮不能同平常一樣，甚麼幾塊糖幾條魚就行了……好吧，去吧！（衆商人下）

（阿莫斯，阿忒米上）

阿莫斯（在門口）安唐，真有這麼一回事麼？你真交了一部好運？

阿忒米 你交了好運了，恭喜，恭喜，我聽見這個消息，就非常高興。（親安娜手）恭喜你（親馬利亞手）恭喜你！

（克洛勃金攜妻子盧洛可夫上）

克洛勃金 安唐，恭喜，恭喜（親安娜手）恭喜親馬利亞手，恭喜姑娘！

克妻 安娜，恭喜你！（執安娜手，轉向看戲人以舌頭作響，作快活狀親手）馬利亞姑娘，恭喜你了（執馬利亞手，轉向看戲人作同樣快活狀）

（衆來賓或穿大禮服或穿燕尾服入，先向安娜親手道喜後向馬利亞親手道喜鮑陶二人

擠入）

鮑 恭喜，恭喜！

陶 安唐，恭喜，恭喜！

鮑 這樣一件喜事！

陶 恭喜，安娜！

鮑 恭喜，安娜！（二人同至安娜前親手，二額相撞）

陶 恭喜，馬利亞（親手）恭喜賀喜您將來的幸福

無窮，要穿金衣服，要喝各種的頂好的湯，可以快活一世了。

鮑（搶說）馬利亞，恭喜賀喜！上帝賜你富貴雙全，

早生貴子，兒子這樣大，哪，這樣大的（以手作比）

可以放在手掌上坐着，一天到晚——哇！哇！哇！

（又有來賓數人前來道喜，路加偕妻上）

路加 特來……

路加妻（爭趨前）恭喜你，安娜！（接吻）我實在

歡喜！我聽見旁人說：『安娜的姑娘有了人家！』噯，

上帝我這樣一想，我真高興，我就對我家路加說：

『你聽見沒有，路加，安娜交了好運啦！』我想，謝謝

天！我就告訴他說：『我喜歡得忍不住了，趕快到安娜那裏去道喜去』……噯上帝！我想安娜原想給他女兒揀一家好人家的，現在果然盼到了！正是他們早晚在想的那樣的人家！我喜歡得真是說不出話來啦。哭呀，哭呀，簡直的就哭起來了。路加說：『你怎麼哭哪？』——我說：『路加，我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要哭，那眼淚自然而然的流出來了。』

市長 衆位，請坐，哎，米什喀，多拿幾把椅子來！

（公安局長與衛兵同上）

公安局長 給市長道喜，願市長長命百歲後福無疆！

市長 謝謝謝謝衆位，請坐！（衆來賓坐）

阿莫斯 安唐，請你把這事的經過情形，詳細的告訴我們看。

市長 這件事情很奇怪：是大人他自己親自提的婚。

安娜 他的態度真莊重，真溫柔。話也真會說，他說：

『安娜，這完全是因爲看重你一個人。』他人又漂亮，學問又好，真是再好也沒有了！他說：『你相信不相信？安娜，生命在我不值半文錢的；我爲的是你

那難得的性格……』

馬利亞 啊，母親！他那些話是向我說的。

安娜 住口，你不懂得什麼，別來打攪！他說：『安娜，爲

着了迷了。』他盡說那些媚人的話……那個時候

我就說：我沒有那樣的福氣，他忽然的就端端正正的跪下了。婉轉的說：『安娜，不要傷我的心啦！答應

了我的要求吧，要不然我真要死啦。』

馬利亞 他那些話，母親，實在是對我說的。

安娜 也許的……在你面前也說過這一番話。那我

就不知道。

市長 他還那樣嚇我們來着！他說他要自殺。他說：

『我要尋死去，我要尋死去！』

衆來賓 你們看他說的！

阿莫斯 真有這樣的事情！

路加 這真是命裏註定的了。

阿忒米 哦，不是命裏註定的，命運是沒有用的：這是

安唐一家人爲人的報應。（向一旁）長得這樣標

緻的人，自然是幸福的啦！

阿莫斯 安唐，假使你喜歡，我們原先說的那只母狗，就賣給你了罷。

市長 不要，現在我那裏有功夫去買什麼母狗呢。

阿莫斯 假使你不要這一個，別的隨你揀。

克妻 啊呀，安娜，你們有這樣的好福氣，你一定想不到，我是怎樣的喜歡。

克 請問賢婿到那兒去啦；聽說他有什麼公事出去了，是不是？

市長 是的，他有要緊的事，去一兩天就回來的。

安娜 是到他的叔父那兒去請他來證婚的。

市長 請他叔父來證婚，明天就可以……（打噴嚏，衆人賀聲如雷）謝謝諸位！明天就可以回來……（又噴嚏，賀聲齊響，聲浪較前尤巨）

公安局長 願市長康健！

鮑 長命百歲，金銀斗量！

陶 上帝保佑你長生不老！

阿忒米 願你萬壽無疆！

克妻 鬼神保護你！

市長 謝謝，謝謝。願衆位跟我一樣。

安娜 我們現在打算到聖彼得堡去住。這裏的空氣實在……太鄉下氣了……實在說，很是不舒服……

：再說我的丈夫……他也要到那邊去當將軍去。

市長 是，不錯，衆位，不瞞你們說，我也不知怎麼回事，情，很想，很想當個將軍。

路加 上帝保佑你能如願以償。

拉斯達訶夫 在凡人看來好像是做不到的，不過上帝是無論什麼都做得到的。

阿莫斯 船之大者——必航於海洋。

阿忒米 貴人自有貴福。

阿莫斯 （向一旁）要是他真作了將軍，那才笑話啦！黃狗登仙啦！不過天下事功敗垂成是很多的。比他強得多的人也沒有作上將軍哩。

阿忒米 （向一旁）他媽的，他也作起將軍來啦！他也想昏了頭啦！該死的東西！（向安唐說）安唐，你

到那時候，不要忘了我們啊！

阿莫斯 若是有什麼不順手的事，比方說有什麼要

幫忙的——不要忘了提拔一下子！

克 明年我要叫我的兒子上聖彼得堡去考文官，也希望你照顧照顧。

市長 我總竭力，我總竭力。

安娜 安唐，你總是輕易答應大家這些事情。頭一件，你那兒有工夫管這些閒事。再說，你怎麼能夠擔負這些責任呢？

市長 怎麼啦，夫人？一個人總要幫助人家。

安娜 那自然！但是那些小事，你怎麼能照顧得到呢？
克妻 你們聽她怎麼說呵？

一女賓 是的，她這個人總是那樣的；我是知道她的。叫她坐在桌子上，她就連腳也要擱上去的。

（郵務局長喘息上，手執已拆開的信一封。）

郵務局長 怪事，衆位，怪事！你們把他當作欽差大臣的那一位官員，他不是欽差大臣啊！

衆人 怎麼，不是欽差大臣？
局長 完全不是欽差大臣——我從一封信裏知道的。

市長 怎麼啦？從什麼信裏知道的？

局長 從他自己寫的信咯！有人把他的信送到我郵政局裏來，我一瞧那地址——寫的是郵政街。我就大吃一驚，以為一定是他是我的郵政局辦理不善，去報告上司啦。我就要拿來拆開瞧瞧。

市長 你怎麼敢……

局長 我自己也不知道，鬼使神差的。我剛要派人趕快去送，忽然好奇心一動，就不肯馬上發出去啦。想拆開來看個究竟。又像有個聲音在我耳朵邊說：『拆不得，拆了要受處分的。』可是那一邊耳朵邊聽見有鬼神在那兒告訴我：『拆拆拆！』我把那信的火漆弄壞的時候，渾身就像着了火，很害怕的。等到拆開了一看，就涼了半截啦。手也抖了，人也昏了。
市長 你怎麼這樣大膽，敢拆開手掌大權的貴人的信呢？

局長 就是因為他沒有掌大權，也不是什麼貴人啊！

市長 那末，你以為他是誰呢？
局長 誰知道他是誰，他不是東西！

市長 (怒) 怎麼不是東西? 你怎麼敢罵他不是東西? 西! 我要把你監禁起來……

局長 誰你嗎?

市長 是呀, 是我呀! 怎麼樣?

局長 只怕你還沒有那樣大的權力呢。

市長 你不知道他要同我的女兒結婚嗎? 我自己也

快要作將軍了。我高興就把你充軍到西伯利亞去!

局長 哎, 安唐! 不要說什麼西伯利亞啦, 西伯利亞遠

着呢? 我把這封信念一念罷, 衆位, 我把這封信念給

你們聽聽, 好不好?

衆人 請念! 請念!

局長 (念) 『逕啓者, 近日遇一怪事, 願爲吾兄道

之途中偶某步兵隊長博資斧盡負去, 宿食無着, 逆

旅主人且欲置弟於獄, 忽以弟京都衣貌之故, 全城

視弟爲私訪之欽差大臣, 弟現寄居於市長家中, 頗

蒙優待, 邂逅其妻女, 不知從何下手, 意將先挑其母,

因其母淫蕩性成, 易與也。回憶昔日食饅首時, 無資

可付, 偶被貨主牽執, 與兄台同受困苦, 其窮狀亦已

甚矣, 今日視之, 何啻天淵! 滿城官員, 莫不解囊相助, 惟意所欲, 無不立應。事之怪者, 當莫甚於此也。兄台知之, 得毋笑有司之愚乎? 素知兄台嘗喜寫作, 此等奇聞, 不無可傳之處, 望著爲短篇, 附諸卷末, 使官場黑幕, 形諸楮墨, 於世道人心, 不無裨益也。其一卽爲市長糊塗, 直牛馬之不如也……』

市長 甚麼話! 有這樣的話麼?

局長 (示以信) 你自己去念吧。

市長 (念) 直牛馬之不如也……這不可能的!

是你自己寫的。

阿忒米 念罷!

路加 念吧!

局長 (接念) 『其一卽爲市長糊塗, 直牛馬之不

如也……』

市長 哦! 還要重複一遍呢! 念過了就是啦!

局長 (接念) 『唔……唔……牛馬之不如也, 郵

務局長, 亦此類人……(住) 這裏他說了我許多

不好聽的話。

市長 好，念下去！

局長 那有什麼意思？

市長 不行，要念就念。通篇都要念！

阿忒米 讓我來念罷。（戴上眼鏡）『郵務局長，亦此類人，乃衙門守兵之流亞，所謂酒囊飯袋者是也。』

局長 （向觀衆）這可惡的小子，應當痛打一頓才是……

阿忒米 （接念）醫院院長……長……長……

（遲疑）

克 你怎麼念不下去了？

阿忒米 筆跡不甚清楚……顯見這個人是真可惡。

克 讓我來念吧！我的眼睛，比你的好一點兒。（取信）

阿忒米 （不與信）不用，這一段可以跳過去，後面的筆跡都還清楚。

克 來，讓我念，我來念好。

局長 不能，通篇都要念的！

衆人 阿忒米，給他吧。

阿忒米 就給他。（給信）慢着，這裏……（以手指

遮掩）從這裏念起罷。（衆至其前）

局長 念，念！討厭，通篇都要念。

克 （念）『醫院院長，乃一帽中之豬。』

阿忒米 （向觀戲人）這話說的不通！帽中之豬！帽中那裏有豬呢？

克 （接念）『視學先生，惹氣冲天。』

路加 這是從那裏說起，惹我連碰都沒有碰過！

阿莫斯 （向一旁）謝天謝地，沒有說到我！

克 （念）『審判官……』

阿莫斯 你看這……（高聲喊）衆位，我看這封信太長了，念那些廢話作什麼？

路加 不能！

局長 不能，通篇要念的！

阿忒米 非念不可！

克 （接念）『審判管阿莫斯，係一可怕之馬尾湯

……』（住）這大概是一個法國字。

阿莫斯 誰知道，什麼馬尾湯，牛尾湯。若是欺騙的意思，還算不了甚麼。恐怕比這個意思還要壞呢。

克 (接念) 然而人均忠厚，弟深蒙優禮相加，洵屬難得。近日弟亦竊擬取法兄長，從事文藝生涯。誠以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無聊苦况罄竹難書，非從事於較高之事業，殊鮮人生樂趣。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拜達不盡欲言。回書請寄薩拉托夫省婆得喀基洛夫莊可也。(翻信念收信人地址) 聖彼得堡郵政街九十七號三樓大門轉灣脫離雅比欺金先生收。

某婦 這真是晴天一個霹靂!

市長 這簡直是致命打擊!我全完了!我怎麼這樣糊塗，把豬當了人啦，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去追他回來呀，只好去追他回來呀!(揮手)

局長 那裏能追得回來呢。真倒霉，我特意關照揀最好的馬給他，並且還通知了一路上的郵局，叫他們好生招待。

克妻 這實在是，這簡直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阿莫斯 諸位，可是遇見鬼了，他向我借去了三百塊現洋呢。

阿忒米 我也借給他三百塊錢呢。
局長 (嘆氣) 啊，我也是三百塊。
鮑 我同老陶借了六十五塊給他!

阿莫斯 (忽作態顯得莫明其妙) 衆位，這是那裏說起。我們怎麼會鑄成這樣的大錯啊?

市長 (自擊其額) 我怎麼了，我怎麼啦，我這老糊塗怎麼啦?愈活愈糊塗了。我做這官也有三十年了，不要說那些作買賣的人，或是包工的人，能討我的便宜。就是第一等拆白流氓，多半也上過我的當。光棍騙子騙得過全世界，只就騙不了我。過去三次欽差……真欽差都給我混過!(揮手) 這就叫作欽差啦!

安娜 安唐，這怎麼能呢，他還同馬利亞訂的婚呢。

市長 (怒形於色) 訂婚!這才是一鼻子灰呢。(憤激) 你們看，你們大家來看，全世界的人都來看看，這市長够多糊塗!這糊塗東西，這老糊塗!(以拳作擊已狀) 哎，大頭呀，大頭!怎麼把拆白堂當了要人啦!他現在一路正車鈴叮噹的在那裏大鳴得意。他

要把這事到處傳開去，這不夠人家當笑話講嗎？笑話還不算什麼——怕還有什麼舞文弄墨的傢伙，去寫成滑稽新戲呢。那才難受呢！把你的真姓名，真官銜都不留餘地的傳出去，叫大家鼓掌歡笑。（向觀衆）你們笑甚麼？笑我嗎？……噯，我這個老糊塗……（大怒頓足）我把這些饒舌的，舞文弄墨的人都拿來細細紮紮，斬成肉醬，投到毛廁裏去！（揮拳頓足）（不語久之）我真是想不過來。『先欲遣責人，必先奪其魂。』我的魂那兒去啦？這雜種那兒有半點像欽差？一點也不像呀，分厘絲毫也不像呀！——大家忽然嚷嚷欽差，大臣是誰先說他是欽差大臣的說啊？

阿忒米（張手）就打死我，我也是說不出來，簡直是鬼迷心竅！

阿莫斯 誰先說的？——不就是這兩個好傢伙！（指陶與鮑）

鮑 噯，不是我！我想也沒有想到……

陶 我沒有關係，一點兒沒有關係……

阿忒米 自然是你們了。

路加 是他們。他們發了神經病似的，從飯店裏跑來。『來了，來了，又不給錢……』啞子見了大卵泡似的。

市長 自然是你們！你們本來就是慣於糊言亂說的人！

阿忒米 見你們的鬼！欽差大臣！

市長 你們吃了飯沒有事做，在城內跑來跑去，鬧的

人家六神無主！沒有頭的蒼蠅！

阿莫斯 你們這兩個可惡的狗東西！

路加 你們這兩個蠢貨！

阿忒米 沒有見識的癩蝦蟆！（衆圍罵）

鮑 皇天在上，這不是我，這是老陶。

陶 哎，不是老鮑，是你先說的……

鮑 啊，不是，是你先……

（中軍上）

中軍 從聖彼得堡奉旨巡按的欽差大臣現在住在旅館裏，命你們立刻去見。

巡 按

（衆聞上數語，如青天霹靂，婦女同作驚恐狀，大家呆立不動）

（約半分鐘幕下）

六八

華文講解

自修適用

英文自修叢書

白話講解 英語之門

內分三編首述發音法用註音字母及華文註音次述基本句的譯讀作法圖解末編精選小品故事書信會話等為讀英文的唯一工具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活用英文法

分述各式句法之結構及用法敘明各詞之特性及如何使用長短句之說變以及作文總訣述標點法及不規則詞變化表取材一以實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一目瞭然 英文文法表解

本書包括英文全部法程用表分解明其系統舉例說明淺顯易懂欲以最經濟的時間獲得有系統英文文法知識應備此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默記舉例 英語二千字

本書根據美國字彙專家桑代克氏之「常用辭彙」編輯教育部亦以此書中之二千字作為初中學生必須認識之字數標準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五分

唐記活用 英文最常用成語

此書為澈底研究英文習語的唯一手冊購此一書即得成語字典及基本字典各一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造句與作文

內以句型為中心題材題句新異別緻各種句法齊備而于中國意思如何用英句表達亦詳細指示閱此書對英文寫作打一個堅英的堡壘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應用文寫作

本書廣採各類英文應用文件如工部局郵政海關之公私函價令文呈文契約合同報告書稟據履歷書志願書佈告等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實用職業 英語一月通

取材以適合洋務職業上日常應用者為目的不論地名食品時令器皿等各種名詞無不兼而有之每字之下均備華文註音準確無訛

洋裝一册實價三角

上海四馬路中 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漢英翻譯 寫作兩用字典

(版出新最)

本書是漢文譯英的導師

本書是寫信作文的顧問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編著最新

售價最廉

本書不特為學生所必備
亦為商界各職員所必置

本辭典優點如下

(一) 檢查便利

本辭典檢字先用筆劃分類，再以起筆分部，檢查異常便利。

(二) 切合實用

本辭典所採單字成語，以中學生常用字為標準，一切罕用古字，一律不收。字不在多只求實用。

(三) 取材最新

本辭典出版最近，凡現代語、商用術語、如「年紅燈」「金本位」等盡量搜入。

上海四馬路三八二號

啓明書局發行

足本華文世界文學名著百讀不厭

西線無戰事.....實售三角
 愛的教育.....實售四角
 黑絲姑娘.....實售四角
 小婦人.....實售四角
 好妻子.....實售四角
 小男兒.....實售四角
 茶花女.....實售三角
 悲慘世界.....實售三角
 大地.....實售三角
 罪與罰.....實售三角
 虞羅德悔錄.....實售三角
 茵夢湖.....實售一角
 聖安東尼之誘惑.....實售三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實售三角
 初戀.....實售三角
 泰綺思.....實售三角
 俠隱記.....實售四角
 我的童年.....實售四角
 沙寧.....實售四角
 死的勝利.....實售四角
 苦兒流浪記.....實售四角
 天方夜譚.....實售四角
 復活.....實售四角
 鄂肯自傳.....實售四角
 格列佛遊記.....實售四角

黑女尋神記.....實售二角
 金河王.....實售二角
 伊索寓言.....實售二角
 水嬰孩.....實售二角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實售二角
 愛麗思鏡中遊記.....實售二角
 木偶奇遇記.....實售二角
 木偶遊非記.....實售二角
 金銀島.....實售二角
 魯濱孫飄流記.....實售二角
 青島.....實售二角
 戰爭.....實售二角
 玫瑰與指環.....實售二角
 莎氏樂府.....實售二角
 亞德王故事.....實售二角
 放浪記.....實售二角
 古史鉤奇錄.....實售二角
 克蘭勃.....實售二角
 小公子.....實售二角
 頑童自傳.....實售二角
 羅賓漢故事.....實售二角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實售二角
 聖路易之橋.....實售二角
 野性的呼聲.....實售二角
 雙城記.....實售五角

唐吉詞德.....實售五角
 紅笑.....實售三角
 潘彼得.....實售三角
 黑奴魂.....實售三角
 田園交響樂.....實售二角

莎翁傑作集

哈夢雷特.....實售三角
 馬克白.....實售三角
 暴風雨.....實售三角
 該撒大將.....實售三角
 錄情.....實售三角

世界故事名著集

泰西五十軼事.....實售二角
 泰西三十軼事.....實售二角
 希臘故事集.....實售二角
 羅馬故事集.....實售二角
 英國故事集.....實售二角
 法國故事集.....實售二角
 托爾斯泰故事集.....實售二角
 印度故事集.....實售二角
 西藏故事集.....實售二角
 日本故事集.....實售二角

上海四馬路三八號 啓明書局發行

C 164.70 JUN 11 1945

巡 按

The Government Inspector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二	元
原	著	N. N. V. gogol	
譯	述	沈	佩 秋
發	行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全國各大書局	
處			

本書編號：257

#87

074256

5544



掛號 另加八分